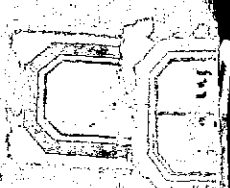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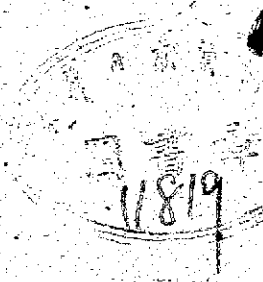


外麻是列字之表

第五分册



目錄

第六編 農民土地問題

第一章 農民土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中

的提法.....六一九

一、斯大林同志論農民土地問題在列寧主義中的提法.....六一九

二、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六二二

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小商品生產者的兩重性，關於

它的革命性的性質.....六二九

第二章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農民土地問題.....六三三

一、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農民

的學說.....六三三

二、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前夜俄國農業中兩種階級矛盾.....六三八



119.137
582
=5

三、在農業中消除農奴制殘餘的兩條道路以及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為革命的道路而鬥爭.....	六四一
四、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六四四
五、布爾塞維克的土地政綱與揭發孟塞維克市有土地政綱的自 由資產階級的實質.....	六四八
六、列寧揭破社會黨綱領底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六五三
第三章 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土地問題	六五八
一、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的學說.....	六五八
二、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對待農民各不同階層的任務.....	六六一
三、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內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口號與在十 月革命中這一口號的實現.....	六六八
四、布爾塞維克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土地政綱.....	六七一
第四章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農民以及農民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六七四
一、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蘇維埃政權下農民的學說.....	六七四

二、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的第三個口號及其在十月革命歷史中的實現……………六八二

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關於農民發展的道路問題。黨反對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和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六八八

1. 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說不可能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六八八
2. 反對右派「自流」論的鬥爭……………六八九
3. 反對右派機會主義的富農生長爲社 主義的理論之鬥爭……………六九一
4. 反對右派的小農 濟「穩固」論及反對右派的小農經濟「生長」爲社 主義的鬥爭……………六九四

四、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形式……………六九八

第五章 變蘇聯爲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及在現階段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的任務……………七〇二

- 一、斯大林同志論集體化乃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的最高步驟……………七〇二
- 二、把基本農民羣衆轉變到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底軌道上來，把蘇聯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家……………七〇五
1. 把基本農民羣衆轉向集體化……………七〇五
2. 集體農場的農……………七〇五

民是農業的中心面貌和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鞏固的支柱……	七〇七
3. 集體農民的社會性質，集體農場是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民的基礎……	七〇九
4. 論消滅富農階級……	七一
5. 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	七一五
6. 蘇聯集體制度的最後勝利……	七一六
三、在現階段無產階級領導農村的任務……	七二六
1. 農村中的新環境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任務……	七二六
2.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是爲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而鬥爭的最重要的槓桿……	七四八
3. 我們最近的任務——把一切集體農民變爲富裕的農民……	七五八
4. 斯大林論鞏固勞動組合及其變爲公社的條件……	七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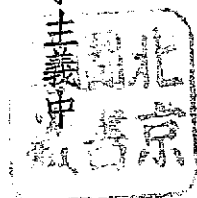
第六編 農民土地問題

第一章 農民土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中的提法

一 斯大林同志論農民土地問題在列寧主義中的提法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也不使農民問題喪失牠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擁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



(南)

年）底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都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誰要去執掌和準備去執掌政權，這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牠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為西方各國有特殊的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為是文壇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局

克思主義的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裏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會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裏所說

的是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够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能够這樣或那樣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够促進將農民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國出版社本三九——四〇頁）

二 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

研究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與這些法則所表現出的各種不同的形式，最好是以美國爲例子。而這種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可以歸納爲下列簡單的論點：

在農業中與在工業中比較起來，手工勞動較之機器是無比的佔優勢的。但是機器不斷的前進，提高經營的技術，使之成爲更大的經營，成爲更資本主義式的經營。在近代農業中，機器的使用，就是資本主義式的。

在農業中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和指標，就是僱用勞動。在各國的一切區域中，在農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我們都看到僱用勞動的發展，以及機器的使用的增長。僱用工人數量的增長超過每

國農村的和整個的人口增長。農莊戶數量的增長落後於農村人口的增長。這就日益加強和加激階級的矛盾。

在農業中大生產排擠小生產還是向前進展。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一〇年關於農莊整個財產統計的對照，就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可是，由於一九一〇年在美國調查統計學者受到按土地數量的經濟分類的限制（在歐洲幾乎到處也受到這樣的限制），這種排擠被縮減了，小農業主的狀況被模糊了。農業的深耕化愈是進行得廣泛和迅速，結果上面所指出的這種縮減和模糊也將愈大。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用廣耕的方法，加速發展在耕地面積上的大經濟，而且也用深耕的方法，在小塊土地上創造規模宏大的生產，資本主義式的經濟。

總之，生產集中於大的經濟，較之普通統計材料關於耕地面積大小不同的農莊所表現的，在事實上來得更加厲害，小生產的被排擠也較之普通統計材料關於耕地面積大小不同的農莊所表現的，在事實上來得更加廣泛更加深刻。就是比較仔細的、詳盡的和科學的一九〇〇年的統計材料，無疑的也不能避免上述這種情形。

小農業的被剝奪還是向前進展。在最近的十年間，在農戶總數字中的有產者的百分數確實是在縮減，就農戶總數字來說，它的增長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在北方最主要的區域內，即是在供給更大批的農產品的區域和在沒有奴隸制殘餘也沒有大批移民的區域內，整個農場有產者的數目絕對的縮減。在最後的十年，一般有牲畜的農戶百分數縮減了；有乳牛的私有主百分數之增加的相反的一面，就是沒有馬的農戶（特別是在小農戶中）的百分數更加厲害的增加起來了。

一般的和整個的來說，在同一個時候，把涉及工業和農業的同一類的統計相對照，這就告訴我們，在農業帶有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落後性之下，不管工業或農業都是依落顯然同一的進化規律，即排擠小生產。*

(*) 修正派（格蘭茲，達威特，福爾馬爾等等）照資產階級的觀點曲解馬克思主義，否認在農業中集中化的法則，提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中小生產鞏固的理論，抹殺資本主義在農村中所產生的階級矛盾。如達威特說：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之間的實質上深刻的區別。我們承認過在實質上這種區別在於：有機的過程是組成農業生產的基礎，機械的過程是組成工業生產的基礎。』

由此，照達威特的意見：「在工業中複雜的大的機器的勝利的邁進，使小經濟死亡和破產，停止在農業的界線上，因為這裏在有機的過程內（這是農業和牧畜業的基礎）生產工具並沒有決定的意義。」

「如果在結論中我們看一看與土地革命問題相聯系的事實，問題和傾向的整個總和，那末對這種總和的一個結論將無疑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不適用於農業。」

（達威特：『社會主義與農業』）

社會法西斯希弗亭說：

「馬克思的方法的應用指出：集中的法則對農業沒有任何意義。」

鮑威爾用的詞句來掩蓋他自己的政策的資產階級的內容，他說：

「在農業中較之在工業中，發展是走另一條道路。在農業中小企業絕不會是如工業中一樣最後死亡的光景，——不僅如此，有時這裏的小經濟甚至可能犧牲大經濟來求得擴展。因此，農業的小企業的廣大羣衆從恐縮的運命中挽救了，無數的小工業企業的羣得救了。」（鮑威爾：『爲土地而鬥爭』）

這些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理論，在於否認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如果在資本主義下農民不是破產，而是興旺，那麼無產階級在爲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在鄉村中就不能有同盟者，而在奪取政權後就不能在鄉村中建設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列寧全集〕十七卷，「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六四四——六四五頁（一九一四年）

……大生產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優勢，在競爭的鬥爭中就要排擠和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經濟形式，並增進了資本的集中和積聚。在工業方面，集中和積聚這個法則首先表現在小生產的直接衰落，或部份的降為大企業的附庸細胞的作用。在農業方面，由於土地的壟斷和絕對地租的存在，不可避免的衰落後於總的發展的速度。這個法則不值在農民的分化和廣大農民階層的無產階級化中找到了自己的表現，而且主要的在小的農民經濟屈服於大資本統治的或明或暗的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現，因此，小經濟只在極端的緊張勞動和有系統的衣食不足的代價之下，才能保存一個有名無實的獨立。

（「共產國際綱領」——第一章第一節）

農民的分化，由於犧牲中農而向兩個極端集團發展，就造成農村人口中兩個新形式。這兩個形式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的商品性和貨幣性。第一種新形式是農村的資產階級，或富裕的農民。這裏包括在一切不同的形式下進行商品農業的獨立的私有主，其次包括商業的工業的建築設備店所有主，商店主等等。商品的農業與商品的工業企業結合是這種農民「農業與工業結合」特有的形

式。從這些富裕的農民就造成農莊戶的階級，因為土地的出租對於出賃麵包在這些農民的經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常常是較之分地所起的作用更大。經營的範圍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是超出家裏的勞動力，因此分租勞動的鄉村僱農尤其更多的是日工的形成，這是富農存在的必需條件。這些富農所獲得的純利，自由的貨幣，或者投之於商業的和高利貸的事業，這種高利貸在我們的鄉村中是非常的發展；或者在有利的條件下，投之於購買土地和改良經營等等。總之一句話，這是小的農業主。農民資產階級在數量上是構成全體農民中的少數，大約不過農戶中的五分之一，（大約相等於人口的十分之三），自然，這種情形在各個地方又大有出入。但是在農民經濟的整體上來說，——在屬於農民的生產工具的總數中來說，在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的總數上來說，按照他們的意義，無條件的農民資產階級是佔優勢的。他們是現代農村中的主人。

……^多另一種新形式——就是農村的無產階級，有分地的僱用勞動階級。這裏包括無財產的農民，完全無土地的農民也在內，但是俄國農村無產階級標本的代表是僱農、日工、苦力工人、建築工人以及其他有份地的工人。在一小塊土地上的一點點經濟，而這一點點經濟又處在完全的破產之下（關於這點特別顯明的證據就是土地的失掉），不出賣勞動力是不能生存的（這是無產的

農民的「工業」，最大限度也是低微的生活水準——甚至可能是退到沒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準上去——這就是這種形式的顯著特點（*）。屬於農村無產階級的代表至少是有農戶總數之一半（大約相等於十分之四的人口），即是一切沒有耕馬的以及很大一部只有一匹耕馬的農民（自然，這只是以整數來計算，各個不同的區域，依據各地的情形，多少是有很大的變動）。根據上面所說的，逼得大家去想一想，現在已經有這樣大一部份農民是屬於無產階級。須得補充說一下，在我們的刊物中，對於資本主義要求自由的無土地的工人這個理論論點的了解，往往是非常籠統的。資本主義要求自由的無土地的工人這是完全正確的，是基本的傾向，但是資本主義侵入農業的特別遲緩的，並且是經過非常不同的形式。分給農村工人一份土地，常常使農村均私有主本身有利的，因此有份地的農村工人的形式，是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

……在這些新形成的「農民」形式之間，有一個過渡的階層，這就是中農。區別它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很少發展。獨立的農業勞動，在最好的年成和特別有利的條件下也足夠維持這種農業（*）爲着要證明無產的農民被排擠到有分地的僱用工人階級的地位，不僅要指出那樣農民出賣勞動力並怎樣出賣勞動力，而且要指出那些人購買勞動力並怎樣購買勞動力。

民的生活，因此它處於極端的不穩固的地位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中農如果不以工役的形式去借債，如果不部份的出賣勞動力以求得「補助的」工資的收入，就不能維持到底。每次收成不好都要把中農羣衆投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照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來說，這個集團是動搖於農民的上層份子集團與下層份子集團之間的，能够投入上層份子的集團，只是它的最少數的僥倖的份子，社會進化的整個進程把它拖入下層份子的集團。我們看到了農民資產階級不僅排擠農民的下層集團，而且也排擠農民的中層集團。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質就產生中間份子的死亡和加強兩極化——「非農民化」。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三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小商品生產者的兩重性，關於它的革命性的性質

在現時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各階級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衰落與死亡，而無產階級則是工業自身的產物。

那些中間階層——小工業者、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與資產階級鬥爭是爲着挽救他們當作中間階層而存在，使之不至沒落。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甚至他們是反動的。他們企圖把歷史車輪拉向倒退。如果他們也是革命的話，那末，只是因爲他們看到自己眼前就要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因爲他們不是保護他們現在的利益，而是保證他們將來的利益，因爲他們拋開自己的原來的觀點，以便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的不滿日益增長着」——這是對的，但是把無產階級的不滿和小生產者的不滿混爲一談和合而爲一，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小生產者的不滿常常產生（在他們中間或者是在他們一大部份人中間不可避免的要產生）一種企圖，想維持他們自己的生存當作一個小私有者，即是維持現代秩序的基礎，並且甚至把現代的秩序拉向倒退。

……「它（指小生產者——譯者）的鬥爭，而首先是它的先進代表——無產階級的鬥爭日益加激」。……自然，鬥爭的加激，在小生產者方面也是進行着。但是，小生產者的「鬥爭」常常是朝着反對無產階級，因爲小生產者本身的狀況，有很多就是把它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尖銳

地對立。一般的說來，無產階級完全不是小資產階級的「先進代表」。如果是的話，那只是當着小生產者覺悟到他們自己死亡的不可避免，當着他們「放棄自己的觀點並轉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的時候」。現代的小生產者當着還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以前，他們的先進代表常常是反猶太主義者、鄉紳、民族主義者和民粹派，社會改良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

草案中用肯定的形式說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如果他「幫助」無產階級，難道這不是說他是革命的嗎？）沒有一個字說到他的保守性（甚至是反動性）。這完全是片面的，不正確的。

（「列寧全集」，第二卷，「對黨綱草案的意見」，七八——七九頁，一九〇二年）

整個政治經濟學（如果誰要是稍微研究過），整個革命的歷史，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的整個政治發展的歷史教訓着我們：農民就是要跟工人走，要就是跟資產階級走。他不能有另一種走法。還自然對於另一些民主派恐怕以爲是侮辱，——另一些人以爲我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惡意出發，對農民的侮辱。農民是大多數，他們是勞動者，不能自己走自己的路嗎！爲什麼呢？

如果你不懂得爲什麼，那末我就對這些人說：請你去讀一讀考茨基所解說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初步，請你去想一想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任何一個大革命的發展，十九世紀任何一個國家

的政治歷史吧。它就會回答你爲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這樣的，統治的力量只能够是資本，或者是推翻資本的無產階級。

在這個社會的經濟裏另一種力量是沒有的。

農民是半勞動者，半投機商人。農民是勞動者，因爲他用血汗獲得自己的麵包，地主、資本家、商人剝削他。農民是投機商人，因他出賣麵包，出賣必需品，如果是這個必需品是缺乏的，他就會把這個東西賣回整個的財產回來。

〔列寧全集〕，廿四卷，「第一次全俄校外教育大會」，三〇〇——三〇一頁，一九一九年

地主、資本家、商人、投機者、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長期的壓迫農民勞動者。農民勞動者在長期中間自己教育了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仇恨和敵視，而這種爲生活所給予的「教育」，迫使農民尋求與工人聯盟來反對資本家、反對投機者、反對商人。但是，同時經濟的環境，商品經濟的環境，不可避免的使農民成爲（雖然不常是這樣，但大部份的情形是這樣）商人、投機者。

〔列寧全集〕，二十四卷，「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五二二頁，一九一九年

第二章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農民土地問題

一 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農民的學說

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的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為爭取農民而鬥爭的歷史。國會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為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僅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為幾年的戰爭，證

明了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達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裏，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尙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使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牠削弱了，沒有使牠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牠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

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牠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周圍。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看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這是因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

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2) 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得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且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3) 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底僱傭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的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4) 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的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5)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牠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合爲整個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

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裏去呢？農民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橫，反對沙皇底專橫，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牠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底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和城市，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線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牠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的一些情況。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中國出版社本）

二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前夜俄國農村中兩

種階級矛盾

「解脫了」工役制的農民，從改良者手裏跑出來後，就成了這樣被蹂躪的、被抽剝的、被賤視的、被束縛於自己份地上的人，他們除了「自願」去作工役之外，絲毫沒有辦法。農夫還是耕種自己過去的老爺底土地，從老爺手裏「租得」自己的被割去了的土地，因為要替挨餓的家庭備點糧食吃，在冬天就被人雇定了夏天的工作。工租與奴役——這便是實際上神父所撰就的宣言邀請農民去祈禱的「自由勞動」。

而除了這種地主的壓迫——由於創造和實現改良的官吏之寬宏大量，而得以保存的壓迫——以外，還有資本底壓迫，貨幣底權力，這種權力甚至還壓迫了法國的農民——不是用可憐的半途的改良方法，而是以強有力的民衆革命方法來解脫了地主政權的法國農民；這種貨幣底權力，其

全部重担都壓在我們半農奴式的農夫身上。無論如何須要找錢：繳納爲慈善的改良所增加了的賦稅要錢，租土地要錢，稍許購買一點已在排擠農民家庭工業的工廠工業品也要錢，買糧食又要錢，其他處處地方都需要錢。貨幣權力不但壓迫了農民，而且分裂了農民：絕大部份的農民不斷地破產，變成了無產者；少數的農民中間分出了一些數量不多而貪慾無厭的富農和善於經營的農夫，他們吞併農民經濟和農民土地，他們是正在生長着的鄉村資產階級底幹部。改良後整個四十年內，完全是這種非農民化底過程，慢慢的痛苦的死亡底過程，農民陷於極貧的生活程度；他們與牲畜同居一屋，穿着破爛的衣服，吃着青草飯，他祇要找到逃身之處，就要放棄自己的份地，他甚至倒贖份地，倒貼錢給領主，份地到贖的償金超過了他的收入。農民歷年受餓，荒年漸漸循環不已，農民死於饑餓和瘟疫的，往往成千成萬。

我們鄉村中的情形現在也是如此。試問，出路在什麼地方呢？農民底命運用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呢？小農祇有與工人運動聯合，幫助工人爲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爲變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工廠，機器等等）爲公有財產而鬥爭，他才能解脫資本主義的壓迫。想用保護小經濟和小私產不受資本主義衝擊這種方法來拯救農民，就是徒勞無功地阻礙社會發展，就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也

可享福的幻想來欺騙農民，就是分散勞動階級的力量，就是犧牲多數人底利益來警少數人造成特權地位。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將永遠反對下面這些無意思而且有害的辦法：農民份地不准讓渡，實行連保制，禁止自由退出農民村社和禁止自由收納任何等級的人！可是，我們已看到，我們的農民不懂受資本壓迫底痛苦，而且還受地主壓迫和農奴制殘餘的痛苦，甚至可以說，受後者的痛苦，要比受前者的多。這些鎖鍊使農民地位異常惡化，束縛農民的手足；與這些鎖鍊作鬥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為着我國社會發展底利益起見是必需的；因為農夫之貧困、黑暗、無權和卑賤，使我國一切制度上都留下了亞洲制度的痕跡。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給這種鬥爭以儘量的幫助，牠就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簡括地說，這種幫助底表現應當是：把階級鬥爭灌輸到農村中去。

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俄國鄉村內同時並存着兩種階級對立形勢：第一，鄉村工人和鄉村企業主間的對立；第二，整個農民階級和整個地主階級間的對立。第一種對立形勢正在發展和增長起來，第二種對立形勢正在逐漸減弱。第一種對立，都還在將來；而第二種對立，則大部份已經過去了。雖然如此，在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正是第二種階級對立形勢帶有實際上最重要的意義。至於說到我們應當利用我們所有的機會來發展鄉村僱傭工人底階級自覺性；說到我們因

此應當注意城市工人（例如：管理蒸氣打穀機的機器工人和其他工人）移居鄉村的問題和鄉村工人底僱傭市場的問題——這是不言而喻的事，這是爲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應知的公理。

可是，我們的鄉村工人與農民還有過於密切的聯繫，他們還過於受着一般農民所受的災難的痛苦；因此鄉村工人底運動，無論在現在或最近的將來總不能帶有全國的意義。正是相反，掃除農奴制殘餘，消滅俄國一切國家制度中等級的平等和數千萬「平民」的卑賤地位之精神，——這個問題在現在已有全民族的意義，一個黨要想做爭自由的先進戰士，牠就不能離開這個問題。

（「列寧選集」，第三卷，「工人政黨與農民」，二八七——二八九頁）

三 在農業中消除農奴制殘餘的兩條道路以及無產階級

與農民聯盟爲革命的道路而鬥爭

鬥爭的焦點就是農奴制的大地產，這是俄國農奴制殘餘的顯著的化身和最堅固的支柱。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絕對必然地要結束這些殘餘，在這種關係上來說，在俄國前面只有一條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

可是這種發展的形式可以有兩種。農奴制度殘餘之衰落，可以用改造地主經濟的方法，也可以是用消滅地主大地產制的方法，即是說用改良的方法和用革命的方法。資產階級的發展，可以是以大地主經濟為主，逐漸的成爲更加資產階級式的經濟，逐漸的用資產階級的剝削方法來代替農奴的剝削方法，資產階級的發展，也可以是以小農經濟爲主，這是用革命的方法，剷除社會機體中農奴大地產的「贅瘤」，然後沿著資本主義的農莊制的道路自由地發展。

資產階級發展的這兩條客觀可能的道路，我們稱之爲普魯士式的道路和美國式的道路。在第一種情形下，農奴的地主的經濟漸漸的變成爲資產階級的翁克的*經濟，農民經過數十年痛苦的剝削和奴役，而後才產生少數的大農。在第二種情形下，或者本來沒有地主經濟，或者用革命來消除地主的經濟，沒收和分割封建的采地。在這種情形下農民佔優勢，成爲農業中唯一的人物，進化爲資本主義式的農莊主。在第一種情形下，進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封建主、地主、翁克的土地上，農奴制度生長爲奴役的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在第二種情形下，主要的基礎就是宗法社會的農民生長爲資產階級的農莊主。

*翁克是普魯士土地所有者的稱呼

在俄國經濟歷史中，這兩種進化的形式都完全明顯的看到。拿農奴制崩潰的時期來說吧。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爲了實行改良的方法而進行了鬥爭。地主與農民都是主張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條件（不自覺的），但前一種發展，是要保證最高限度的保留地主經濟、地主的收入、地主的（奴役的）剝削方法。後一種發展，一般的在當代技術水準之下，盡量保證農民的福利，消滅地主的大地產，消滅一切農奴式的和奴役的剝削方法，擴充自由的農民的土壤。很明顯的，農民的改良在第二條道路之下較之在地主的道路之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都要來得更加廣泛而且更加迅速。只有滑稽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與馬克思主義作鬥爭的民粹派自己所企圖扮演過的）才能認爲一九六一年農民的失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保障。相反的，農民的失地在事實上已表現了是奴役的——半農奴的租佃的保障，是工役的——賦役的經濟的保障，阻礙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長。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間的鬥爭，不是「國民生產」和「勞動原則」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如像俄國民粹派過去和現在所想像的一樣）；而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反對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鬥爭。

在俄國那些沒有農奴制度的地區，在農業完全或主要的由自由農民經營的地區，（例如在農

奴解放後人口稀薄的地區沙瓦西、新露西亞、及北高加索）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充滿農奴殘餘的中部區域要快得多了。

（「列寧全集」，第九卷，「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三四八——三五〇頁，一九〇七年）

四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先生們！「革命底規模」依靠什麼真實的社會力量為轉移——這問題你們曾經想過嗎？我們現在且把對於我們很有利的國外政治與國際情況底力量放在一邊，不列入觀察範圍之內，因為這裏的問題是關於俄國內部的社會力量問題。請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力量吧。反對革命的有專制制度、皇族、警察、官僚、軍隊和高等名貴。民衆中不滿情緒愈深刻，則軍隊對於政府也愈無希望，官僚中動搖的情緒也就愈激烈。其次，資產階級，一般說來是同情於革命的，且號召要求自由，不但常常代表民衆說話，而且常常代表革命說話。*

*在這一點上最堪注目的，要算司徒威寫給澤列斯的公開信。不久以前，該信會由澤列斯刊登於「人道報」（法國社會主義黨當時的機關報——編者）并由司徒威自己把它在解放上面發表過。

但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由理論上的推論，以及根據日常時刻對自由派、地方自治派、解放派等行爲的觀察，都知道資產階級之同情於革命，是不澈底的，是自私自利和畏首畏尾的。全部資產階級只要滿足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的利益，只要「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現在已經開始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必然的即刻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政府方面以反對革命，反對民眾。餘下的便只有「民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幹到底的，因爲只有它能遠遠走出民主革命底範圍。因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前鋒爲共和制度而奮鬥，對於一切愚笨而無價值的規勸——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等話，堅決置之不理。農民本身中除小資產階級分子外，尙包括有許多半無產階級成分的羣衆。這種情形使農民亦成爲不穩定的，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嚴格的階級政黨。但是農民的不穩定性，是與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根本不同的。因爲在目前農民與其說是有興趣於無條件的保存私有財產，不如說是有興趣於取消地主的土地——私有財產的重要形式之一。農民並不因此便成了社會主義的分子，並不因此就不是小資產階級的分子，但它能爲民主革命最完滿且最急進的擁護者。只要農民覺悟的革命行程不過早地爲資產階級底叛變與無產階級底失敗所割斷，農民必然會成爲這樣的擁護者。在上述條件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

底柱石，因為只有得着完全勝利的革命，能够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能够給以他所希望的，他所夢想的，而且他真正所必需的一切，他們需要這些，當然不是如「社會革命黨員」所想的，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使自身脫離半農奴制的束縛，脫離奴隸的黑暗境遇，以便於商品經濟可能的範圍之內，改良自己的生活條件。

不但如此，不僅是急進的土地改革促進農民傾向於革命，而且農民的一般日常生活利益亦推動它自身起來革命。甚至在與無產階級的鬥爭中，農民也需要民主制，因為只有民主制度能確切表現農民生底利益，能表現它在民衆中佔大多數的優越地位。農民生底覺悟程度愈高（自日俄戰爭起，它的覺悟程度，正在特別迅速地提高。這種速度，簡直是許多慣用學校尺碼來度量覺悟程度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則它同情於完滿的民主革命也愈是堅決而澈底，因為它不做資產階級一樣，害怕民衆統治，這種統治於它正是有益。只要農民一開始放棄直率的君主制度，那時民主共和制度便即刻成爲農民生底思想，因為做居間買賣的資產階級底自覺的君主制度（有上議院等），使農民還是一樣的沒有權利，一樣的黑暗，一樣的受壓迫，不過這種制度稍許帶有歐洲憲法的粉飾罷了。

所以，資產階級自然而且必然跑到自由主義保皇黨旗幟之下，而農民羣衆——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政黨領導之下。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實行這個革命到底，且我們應盡己之所能以幫助農民這種努力。

有人可是反對我說：這用不着證明，這是老生常談，凡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十分明瞭。這是不對的；誰能說因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致使革命力量「規模減弱」的人，他就不懂得這個老生常談。這樣的人，知道背誦我們土地綱領裏面的話，但是不懂得這些話底意義，因為若是懂得這些話底意義，他們便不會害怕由全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及由本黨綱領所必然產生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概念；若是懂得這些話底意義，他們便不會拿資產階級力量規模來限制俄國大革命底規模了。這樣的人，拿自己具體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和反對革命的決議，推翻了自己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辭句。

誰要是真正瞭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底作用，他就不會說，當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時，革命底規模就削弱了。因為實際上只有在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農民羣衆起來與無產階級一起成為積極的革命者時，這時候俄國革命底真正規模才開始，這時候才將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

可能的最大的規模。爲着使我們的民主革命堅決地貫徹到底，則這個革命所依靠的力量，就是那些能够使資產階級的必然的不徹底性失去作用的力量。（就是說：「逼迫資產階級離開」的力量，爲高加索「火星」派所懼怕的力量。）

無產階級應聯絡農民羣衆，以使用實力壓倒專制制度底反抗，用實力來麻痺資產階級底動搖性，把民主革命實行到底。無產階級應聯絡半無產階級成分的羣衆，以使用實力壓倒資產階級底反抗，用實力麻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底動搖性，而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這些任務，是被新火星派在其自己關於革命規模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看得異常狹窄的。

（列寧：「兩個策略」）

五 布爾塞維克的土地政綱與揭破孟塞維克市有土地政綱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實質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土地政綱問題，如果是我們嘗試用簡單的和清楚的意見的形式來加以解釋這個政綱，（在民主革命時代社會民主黨應當給無產階級和農民以這種意見）那麼已經很大

的說明過了。

第一個意見必然是這樣的：用全部努力使農民起義取得完全勝利。沒有這種勝利，無論是關於從地主方面「奪取土地」，無論是關於創立真正的民主國家，甚至也不能嚴重的說到。而喚起農民起義的口號，只能夠是一個：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絕不是一般的徵用，或一般的剝削，這都是停留在贖買問題的幻影上），由農民委員會斷然的沒收，一直到立憲會議為止。

任何其他的意見（馬斯洛夫所提出的徵用的口號也在內，以及他的整固市有化）都是號召不要起義來解決問題，而是與地主妥協，與反動的中央政權妥協，來解決問題。都是號召不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是用官僚的方法來決定問題，因為最民主的地方的和鄉紳的組織與革命的農民委員會比較起來，不能不是官僚的。這些革命的農民委員會應當立刻在地方上鎮壓地主，並奪取那些已批准的全民立憲會議的權利。

第二個意見必然是：不完全的實行民主制度，沒有共和國，不保證在實際上人民的專政，也不要想：無論是保持農民起義的勝利，無論是何向前進一步。我們這個意見，應當同工人和農民明確地指示出，以便不至有任何懷疑，任何的含糊，任何的曲解，任何的默認那種無意味

的說法，如說在反動中央政權下能够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因此，加緊的向前提出我們的政治意見，我們應當向農民說：你們應當向前進，奪取土地，否則你們將被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所擊敗，並將被他們拉向倒退。如果沒有新的政治的勝利，如果不給一般的土地私有制以新的更堅決的打擊，就不能奪取土地，也就不能自己保持土地。在政治上，也像一切社會生活一樣，要是不前進，就是向後倒退。或者是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自然這種革命是鞏固資產階級）之後鞏固了，取消工人和農民羣衆的一切勝利品，或者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打開自己的道路向前進。這就是共和國和人民的完全專政。這就是：在取得共和國的條件下一切土地國有，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能的最高限度，這是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勝利向前進，開始爲真正的社會主義鬥爭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步驟。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意見：特別的組織城市和鄉村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不要相信任何的私有主，那怕即使是很小的，那怕即使是「勞動的」。不要在商品生產存在之下爲小的經濟所迷惑。農民起義的勝利愈是接近，農民的私有主就接近轉向反對無產階級，就愈需要獨立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我們就應當愈努力的、堅持的、堅決的、大聲的號召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擁護農民

運動到底，但是我們懂得這是另一個階級的運動，不是這個階級能完成和將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土地的分配的意義上來說——當作一個經濟對象的分配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對土地怎樣辦這一個問題是放在一邊，這個問題在資產階級社會內能夠決定，而且也只能將是私有的決定。對我們整個有興趣的問題，是對農村無產階級怎樣辦？（特別是在農民起義勝利之後）我們現在和將來主要的將是注意這個問題，讓小資產者的思想去獨創所謂土地使用平等以及其他等等。我們對這個問題，根本問題，新的資產階級民主的俄國的問題，回答是這樣：農村無產階級應當獨立組織起來，與城市的無產階級一道為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因此，我們的土地政綱應當從三個主要部份組成：第一，從最堅決的號召革命的農民向地主的土地佔有制進攻的條文；第二，從進一步的明確指示，這種指示可能而且應當使運動來鞏固農民的已得勝利，並從民主的勝利過渡到無產階級直接的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第三，從黨指示的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愈是接近農民起義的勝利，這些任務愈是緊迫的提在我們面前，愈是堅決的要求明白提出這些任務。

馬斯洛夫的綱領沒有解決這三個基本任務的任何一個，而這些任務又是目前俄國社會民主工

黨應當解決的：這個綱領沒有給現在在最反民主的國家的時代立即指導農民運動勝利的這樣一個口號，這個綱領沒有給爲完成和鞏固土地改革所必需的、明確的政治改革的定義，這個綱領沒有給最完全的徹底的民主主義條件下在土地改良範圍內所必需指出的方法，這個綱領沒有給我們黨對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關係上無產階級立場的估計。這個綱領沒有決定「第一步」的條件，「第二步」的任務，而把這些混爲一談，開始從把封地轉交不存在的「民主國家」之手，繼續將地主土地轉交民主的市政府之手，以挽救非民主性質的中央政權，這個綱領照他的實際意義是非革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建築在完全造作的和完全烏有的與半反動的中央政權妥協的假定上的，這個綱領無論是否是在俄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可能想像的道路之一。都不能給工人政黨以領導。

簡而言之，在民主革命的條件之下唯一正確的綱領就是這樣：我們應當立即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建立農民委員會，這個要求不能爲任何藉口所拘束。從工人和農民的觀點上來說，在任何條件下即使就是在最壞的條件下，這個要求是有利的，而且是革命的。這個要求不可免的引導警察式的國家的破產和民主主義的加強。

但是不能爲沒收所限制，在民主革命和農民起義的時代，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無條件拒絕土地國有。這個要求必須只能依據明確的指出，在一定的政治程序的條件上，沒有一定的政治程序，國有化將要損害無產階級和農民。

（「列寧全集」，第九卷，「俄國工黨土地政綱之審查」，七一——七四頁，一九一六年）

六 列寧揭破社會革命黨綱領底小資產階級的實質

社會革命黨根據上述所揭破的理論所成立的綱領，這是真正的奇聞。在這個「綱領」內有兩點：（一）「土地的社會化，即是土地過渡爲全社會的財產和勞動者的使用」；（二）「在農民中發展社會聯合和經濟合作的一切可能的形式……（爲着「純粹的」政治鬥爭？）……爲着農民從貨幣資本的統治下逐漸的解放出來，……（從工業資本的統治下？）……並爲着將來集體的農業生產的準備」，在這兩點中，反映出現代「社會革命黨」的全部精神，如同在一小杯水內反映出整個太陽一樣。在理論上，是用革命的詞句來代替深思熟慮的和完整的思想系統，在實際上是無益的誇大這種或那種時髦的手段來代替參加階級鬥爭，——這就是他們所有的一切。在最低

限度綱領中把土地社會化和合作社放在一起，我們承認，對於這一點，很少勇氣的人是必需的。這個最低限度綱領，一方面是——巴比夫，另一方面是列菲斯基。這是無與比倫的。

假若要嚴重的來對待這個綱領，那麼我們就要說，這是用響亮的言詞，社會革命黨自己欺騙自己，也欺騙農民。如果以為在現代社會中「一切可能的合作社」能起革命的作用，並準備集體制，而不是鞏固農村資產階級，那末這是欺騙。如果以為這個「最低限度」除了合作社外沒有更好的能使「農民」土地社會化，那末這是欺騙。一切社會主義者都對我們的社會革命黨解釋過，消滅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現在只能是消滅一般的私有財產的直接的前門，只是將土地轉交「勞動者使用」還不能滿足無產階級，因為百萬的和千百萬的破產的農民，即使就是他們有土地，也無力在土地進行經營。而要供給這千百萬的破產者以工具牲畜等等，這已經是一切生產工具的社會化了，這就要求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反對農奴殘餘的農民運動了。社會革命黨把土地社會化與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化混淆起來。抽象的來說，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沒有消滅僱用勞動，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化是可以想像的。可是正是這些社會革命黨人有這樣的例子，明顯的證實

。巴比夫是法國革命中的平均主義者，列菲斯基是社會革命黨人——譯者註。

這個真理，在警察式的國家內提出國有土地的要求，等於說模糊階級鬥爭的唯一的革命原則，依
赫靈胡賈的官樣文章。

不僅如此，當社會革命黨起來反對我們的綱領草案的要求時，他們又走上直接的反動。我們的綱領：「取消一切不允許農民支配自己的土地的法令」。他們用民粹派的成見在所謂「公社的原則」和「平均的原則」之下，拒絕農民有「普通的公民權利」，即是支配自己的土地的權利，他們自傲的閉着眼睛，不看到真正公社內身份的不自由，他們成爲由國家所建立的和維持的警察式的禁令的擁護者……，地方長官的擁護者！我們想不懂列菲斯基，而且卜比唐洛宅夫也不會爲平均使用的土地社會化的要求所嚇倒，因爲提出這個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除此之外，又指出合作社和擁護警察式的束縛農民在官產的份地上。

讀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綱成爲一切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教訓，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說一些輕浮妄動的人在所謂解除教條之下，無思考力和無原則性是要走到何等地步去。只能是走到像社會革命黨一樣上去，對於表現出徹底的社會主義的政綱所必須的三個條件，沒有一條他們是表示出了的：也沒有表現出關於最終目的的清楚的思想，也沒有表現出正確的了解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

，也沒有表現出關於現時實際情況的確切意見和現時最近的任務的確切意見。他們只是抹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把土地社會化與土地資產階級的國有化混淆起來，把農民的關於小塊的土地平均使用的原始的思想與近代社會主義關於一切生產工具轉變為社會的財產以及關於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的學說模糊起來。他們顯於到社會主義之路的意見，卓絕的特點就是用合作社的發展來代替階級鬥爭。在估計現時俄國土地進化時，他們忘記了一件小事：農奴制的殘餘壓榨我們的農村。反映他們的理論觀點的顯著的三位一體：知識份子，無產階級，農民，這就同樣補充了顯著的綱領的三位一體：土地社會化，合作社束縛在份地上。

把「火星報」與這個政綱比較一下，「火星報」向着鬥爭的無產階級指出統一的最終目的，不把這個最終目的歸為「最低限度」，不因爲適合無產階級某些不發展的階層來降低這個最終的目的。把達到這個最終目的無論在鄉村或城市部是一樣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但是，除了這個階級鬥爭之外，繼續還在我們的農村中進行另一個鬥爭：全體農民反對農奴制殘餘的鬥爭。並在這個鬥爭中，無產階級的黨答應幫助全體農民，力圖對他們的革命的發動指出真正的目的，使他們的起義走向反對他們的真正的敵人；認爲對待農民如同對待不知不覺者一樣。

，這是不忠實的。向他們揭穿他們在現時立即可以達到的只是取消一切農奴制的殘餘和遺跡，只是爲整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社會更廣泛的更艱難的鬥爭掃清道路。

（「列寧全集」，第五卷，「革命的冒險主義」一五八——一六一頁，一九〇二年）

第三章 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土地問題

一 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

農民的學說

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底幾十年，因爲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夠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爲爭取農民，爲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沒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

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底法令和郭尼洛夫底暴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縮短不斷底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的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爲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道路。

這會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這革命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主張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張民主和平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

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都贊助了工人爲着爭得和平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爲他明白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也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够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催促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孤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如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過程易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造成了的。

二 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對待農民各不同階層的

任務

無產階級應當把鄉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引上鬥爭，或者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吸引到城市無產階級自己的方面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鄉村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有下列一些階級：

第一，農業無產階級，僱用工人（年工，季候工，短工），他們生活的來源，是靠在農業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來維持。與農村人口其他集團分別開來，獨立的組織這個階級（政治的，軍事的，職業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的），加強對他們的宣傳和鼓勵，吸引他們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面來，這是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二，半無產階級，半農民，即是那些他們生活的來源，一部份是靠在農業和工業的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來維持，一部份是靠在自己的或租來的一小塊土地上勞動來維持，而這一小塊土地僅僅能供給他的家庭不多的糧食。鄉村勞動人民的這一集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都是非常之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及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社會主義者」，抹殺他們的存在和特殊地位，部份

的是由於自覺的欺騙工人，部份的也由於盲目的固持庸俗見解，並且把他們與一般的「農民」羣衆混爲一談。資產階級這種愚弄的方法，在德國和法國更加明顯看到，其次在美國及其他國家也可看到。在共產黨的工作正確的前提下，這個集團將是他的可靠的同道者，因爲這些半無產者的地位是非常的繁重，而且他們從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立即得到巨大的利益。

第三，小農，即是那些佔有自己的或租來的一塊土地的私有者，這塊小土地剛够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經濟的需要，他們不僱用別人的勞動力。這個階層從無產階級的勝利中，無條件的是得利益的一個階層，無產階級的勝利立即而且完全的給他們的是：（一）免除支付給大地主的租金或收成之一部份（例如在法國，同樣在意大利及其他等國內支付收成之一部份，*Metayers*）；（二）免除高利典當；（三）免除大地主的多種壓迫和對他的依賴（如森林的使用）；（四）從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方面立即得到對他們經濟的幫助（獲得使用農業工具和一些建築的便宜，這些東西都是由無產階級剝奪大資本主義的經濟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立即把農村合作社和農業組合從在資本主義下主要的是爲富農和中農使用的組織，變爲首先是幫助貧苦農民的組織，即是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等），以及其他許多的幫助。

同時共產黨應當清楚的認識，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這個階層，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動搖到無限制的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的享用私有財產的一方面去，因為這個階層已經是消費品的賣主（雖然是不大的賣主），他們慣於投機事業和私有的習慣。可是，在無產階級的堅定政策之下，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對大地主和大農業家的堅決制裁之下，這個階層的動搖不會很大，而且也不能改變這種事實，就是一般的總的來說，他還是會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面。

三，總起來說，上述的農村人口的三個集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是佔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也要有完全的保證。有一種相反的意見普遍的傳播，但支持這種意見的只是：第一，資產階級的科學和統計學一種有系統的欺騙，用一切方法抹殺上述這些農村中的階級與剝削者地主資本家之間的深淵之別，同時也抹殺一方面是半無產者和小農與另一方面是大農之間的深淵之別；第二，支持這種意見的，是由於第二國際和先進國家爲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這些黃色的英雄們，他們的無能和不願意在農村的貧苦農民中進行實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機會主義者的一切注

意，過去和現在都集中在想與資產階級，包括與大農和中農（關於中農可看下面）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妥協，而不是在想無產階級用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支持這種意見的，由於根深蒂固的成見（這是與資產階級民主和議會的成見相聯系），頑固的不懂得這種已爲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完全證明，並且爲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所完全證實的真理，即是：上述三類農村人口，在一切國家內，最先進國內也是一樣，在半野蠻的生活條件下，被蹂躪、被離散、被壓榨、被判罰，他們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只有在無產階級堅決的制裁大地主和資本家之後，只有在這些被壓迫的人們看到在實際上他們有了有組織的領袖和保護者，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和堅強來幫助和領導他們，來指示可靠的道路之後，他們才會在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有興趣於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堅決的幫助無產階級。

對中農在其經濟意義上來說，應了解爲小農業者，他們佔有自己的或租來的同樣是不大的一塊土地，但不管怎樣，在資本主義下照一般的規律，第一，他們不但取得維持家庭 and 經營的枯燥生活，而且可能獲得某種剩餘，至少是在半年的時候，能够把他變成資本；第二，他們往往僱用別人的勞動力（例如二家——三家之中有一家僱用別人的勞力）。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中農

的具體例子，應以德國爲例，照一九〇七年的登記，有五海克特到十海克特經營集團，僱用農業工人佔這個集團的三分之一。在法國那裏特種植物工業原料如葡萄更發展，要求特別多化勞動在土地上，這個集團可能在更大的範圍內還要多利用僱用別人的勞動力。

革命的無產階級，至少是在最近的將來和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期內，不能提出自己的任務來吸收這個階層到自己方面來，但是應當規定自己的任務來中立他，即是說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中使之中立。這個階層動搖於這個力量 and 那個力量之間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新時代開始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內，這個階層的主要的傾向將趨向資產階級。因爲私有者的人生觀和情緒佔優勢；直接的有興趣於投機事業，商業和財產的「自由」，對僱用勞動的直接衝突。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直接的改善他們的地位，取消地租和抵押典當。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絕不應當進行立即完全取消私有財產，無論如何它要保障小農中農不僅保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要增加他們到原來他們所租種的土地數量爲止（取消地租）。

把這種方法與無情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相聯合，就完全的保障政策的成功。過渡到集體農業，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只有極端謹慎的逐漸的、用實例的力量來實現，不能用任何壓迫對待中

農。

大農是農業中資本主義的企業主，照一般的規律他們使用幾個工人，只是因為他們文化水準的不高，生活習慣，在自己的經營中個人體力勞動與「農民」有聯系的。這是資產階級階層中爲數最多的，他們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直接的和堅決的敵人。在鄉村中共產黨整個的工作中應當要把主要的注意放在與這個階層作鬥爭上，放在把勞動羣衆和農村大多數被剝削羣衆從這些剝削者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影響下解放出來。

無產階級在城市勝利之後，這個階層方面可能表現的反抗、怠工、以及反革命性質的直接武裝的行動，這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即應當開始理論上和組織上準備必要的力量，以便澈頭澈尾解除這個階層的武裝，在推翻工業內資本家之外，在這個階層初次表現反抗時，就要給它以堅決的、無情的、致命的打擊，爲此就要武裝無產階級，並在鄉村組織蘇維埃，在這些蘇維埃內剝削者是不能有地位的，而且應當保證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佔有優勢。

但是，甚至就是沒收大農，也不能是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直接任務，因爲對這些經濟的社會化還沒有具備物質的條件，特別是技術的條件，其次是社會的條件。在個別的情況下，可能是例外的情

形下，沒收他們出租的一小部份土地，或者是小農佔多數而特別需要的一部份；同樣應當保證小農在某種條件下無代價的使用大農的一部的農業機器等等。照一般的規律，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應當保存大農的土地，只有在徹底反抗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政權的情形下才沒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在這種經驗中，由於許多特殊的條件使得反對大農的鬥爭更複雜了和延長了，這種經驗總還是指出了：這個階層因最小的反抗的企圖而得到了最好的教訓之後，他能够忠順的了解到無產階級國家的任務，甚至開始尊敬政權，雖然是非常之遲緩的，這個政權是擁護一切勞動者，對寄生的富有者是無情的。

在俄國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在與大農作鬥爭中複雜了的和延緩了的特殊條件，歸結起來主要的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十一月七日）的革命後，俄國革命經過一個「一般民主的」革命的階段，即是說，在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整個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的基礎上；其次——是城市無產階級的文化 and 數量的薄弱；最後——是廣大的領土和交通極端的不便。既然在先進國家內沒有這些障礙的條件，那末歐美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應當更努力的準備好，更迅速的更堅決的更順利的完成完全的戰勝大農的反抗，完成完全的取消他們最小可能的反抗。這是

迫切的需要的，因為在未達到完全的最完全的勝利以前，鄉村的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不能承認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是完全鞏固的。

（「列寧全集」，第廿五卷，「土地問題提綱的初稿」）

三 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內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口號 與在十月革命中這一口號的實現

由此可見，列寧曾經屢次着重指出第一個戰略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與第二個戰略口號——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之間是有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裏的口號：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裏的口號：與貧農一塊來反對資產階級。

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還在十月革命以後延長到很久時期，而既然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使得「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個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却絲毫都不能搖動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我們是與貧農一塊走到十月革命和與他一塊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我們與貧農一塊兒，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共同推翻了資

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會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

大概明白了吧。

……你在信內往下又寫道：

「有人說，『我們是用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的口號而走到十月革命的』，這個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及從列寧底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話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已經成熟了』（列寧）的時候才能够發生，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够發生。」

照這段話看來，黨走上使中農中立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候，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正是相反，使中農中立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恰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上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我們黨

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說過：

「舊時的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及思想上替革命出力的時候，——曾說過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雖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麼，至少也使他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一個社會階層。這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須要具體地，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爲鄉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了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遵照着這些規則和指示來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底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由此可見，你在你的信內所說的話與列寧上面所講的話恰恰相反，而且你在這裏把我們黨的真正的實際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底開始與牠的終結混淆起來。

當還在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還灰心呻吟着，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着，因此也就不不得不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是「真的」被推翻了，相信蘇維埃政權是在鞏固起來，正在戰勝富農，紅軍開始在內戰的戰線上取得勝利的

時候，他便開始轉到了我們這方面來。正是在這樣轉變之後，黨的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依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向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你爲什麼忘記了這件事實呢？

其次，根據你的信說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和在這個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時期裏使中農中立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而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好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候和在無產階級政權未鞏固以前，中農最是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三個基本口號」）

四 布爾塞維克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土地政綱

（一）沒收和無產階級的國有化城市和鄉村的一切大的地產（如富人的以及教堂的、廟宇的），國家及市政的地產（包括森林、礦山、河道等等）轉交蘇維埃，接着更國有化一切土地。

(二) 沒收大地產所有主的一切生產機關，如：建築物，機器設備以及其他工具，牲畜，農產品製造業（大磨坊，牛酪製造廠，牛乳廠，烘乾廠等等）。

(三) 把大田莊，尤其是那些具有經濟模範意義的或是大的經濟比重的大田莊轉交給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管理，並組織蘇維埃的經濟。

(四) 把一部以前是地主的和其他沒收來的土地，特別是那些租給農民耕種的土地以及那些作為經濟上奴役的工具的土地轉交給農民使用（貧農和部份的中農階層）。那一部份轉交農民的土地，要看經濟的利益如何，要看中立農民及爭取農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必要性如何來決定；因各種條件的不同，轉交農民的土地也須不同的解決。

(五) 爲着保存土地在農民手中及爲着土地轉入資本家奸商之手，禁止土地的任何自由買賣。堅決的與破壞這種法令者作鬥爭。

(六) 與高利貸鬥爭。取消奴役的契約。取消農民中被剝削階層的債務。豁免貧農的賦稅等等。

(七) 國家採取廣泛的辦法去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業電氣化，曳引機製造，化合肥料的生

產，在蘇維埃農莊內精選種子及優種牧畜，大規模組織改良農業的信用機關等等。

(八)幫助和接濟農村合作社及鄉村集體生產的一切形式(生產合作社，公社等等)。在農民羣衆自願的基礎上，系統的宣傳農民團結在合作社中(運輸、供用、信用等合作社)，宣傳農民轉向大農業生產的形式，因為大經濟不可爭辯的技術上經濟上的優越性，能促進直接的更大的經濟利益，以及能促進廣大農民勞動羣衆能接受的方式轉向社會主義去。*

(共產國際綱領)

* 共產國際的土地政綱是依據列寧所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土地問題提綱的——編者

第四章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農民以及農民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一 斯大林同志關於列寧主義論在蘇維埃政權下農民的學說

如果以前，在革命底第一個時期裏，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以後，在二月革命之後，首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麼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底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緊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爲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然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造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的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情況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爲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為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訓，與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且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的意義，而且因爲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黨爭得政權，已成了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爭得政權，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所指的是西方各國的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了西方各國的同志所夢想不到的影響和支柱——這點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使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經濟合作事業易於辦好，——這點怎麼能够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一種原素。但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各國底小農所說的話罷。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盡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麼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多量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去把這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全着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人底

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的時候，才能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爲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担負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好像是白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樣担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

恩格斯這些話是指西方各國的農民說的。但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難道這點還不明顯嗎？現在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勞動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現爲這點所必要的「對待農民的慷慨」，這些以及同類的有利益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這些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情況也應當便利着並推進着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底事業，這點怎麼能够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

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因有農業合作社底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幾種新的現象，在這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社底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生產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為單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有偉大的前途。譬如「麻業合作社總會」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的生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並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合作總社，將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

業方面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家庭農業系統。這裏我說的，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家庭農業系統，是與資本主義在紡織業——比方說——裏的家庭工業系統相比擬而來的，在資本主義底紡織業裏的家庭工業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生產品交給資本家，因此，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們這裏的農業發展究竟應該走那條道路的許多實例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同樣的例子我已用不着說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然拋開了那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他們當然很願意去走這條新的發展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們的農業底發展道路所說的話罷：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有經過合作制（我們以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

，但這却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的方法幫助合作制，因爲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新的人民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他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的」資本主義：牠產生時費了多少萬萬盧布，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應當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應該是真正的幫助，就是說，把這種幫助看作是贊助任何的合作社的週轉，這是不夠的。——應該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有真正羣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的週轉」。（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九三頁）

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這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爲列寧主義認爲勞動農民羣衆是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這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利用而且應該利用這些後備軍，來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

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來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末，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去。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國出版社本，「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

二 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的第三個口號及其在十月革命 歷史中的實現

把列寧在他的那篇關於蘇洛卿的著名論文裏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貧農」，看作是「貧農委員會時期」底口號，看作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尾」底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鄉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經轉向蘇維埃政府方面。在這個轉向底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底決議。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這兩個政權並存制，決定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決定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內，因而就是決定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議在蘇維埃方面的規定，是在一九

一八年十一月九號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我這裏所說的就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所通過的那個關於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蘇維埃內的決議案。而列寧在自己的那篇標題為「蘇洛卿底寶貴的自供」的論文裏，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這篇論文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號發表的，就是說，差不多是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以後兩星期的時候才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簡直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的話：

「在鄉村裏，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倒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依靠半無產者，倚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者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爲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那些原因，中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免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從

這裏就要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得出的結論就是，列寧底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設立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與中農協定的時期。這樣一來，他所反映的就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那種斷言，不僅是在形式上不對，不僅是在年月方面不對，而且在實質上也不對。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與中農協定的口號，這個新口號，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全黨宣佈的口號。大家知道，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給我們與中農作堅固聯盟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大家知道，我們的黨綱，蘇聯共產黨底黨綱，也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大家知道，這個黨綱內，有幾項是專門關於黨對鄉村裏各個集團的態度：對貧農，對中農，對富農的態度的。在聯共黨綱底這幾項內，關於鄉村中的各個社會集團，關於黨對他們的態度，說了一些什麼話呢？請聽罷：

「俄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整個農村工作裏，照舊還是倚靠著農村裏的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爲獨立的力量，在農村裏成立黨的支部，成立貧農組織

，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底特別式樣的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竭力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官農階級，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他們的剝削者的企圖，鎮壓他們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反抗。

俄國共產黨對中農的政策，就是漸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黨底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仔細關心他的需要，這樣來把他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上影響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與他的落後思想鬥爭，在一切與他的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地方，都要努力與他作切實的協定，在決定關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的時候，向他讓步」。（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五頁）

請你試一試，來在黨綱底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底口號之間找出即使是最小的，即使是字句上的分別罷！你是找不出這樣的分別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種分別。而且，絲毫不可懷疑的，就是列寧底口號不僅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不相矛盾，而且反而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的和最

妥當的措辭。須知事實是這樣，就是聯共黨綱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在我們黨底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底那篇反對蘇洛卿的論文，那篇宣佈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報章上發表的，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四個月發表的。

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完全肯定了列寧在他那篇爲反對蘇洛卿而作的論文內所宣佈了的口號，認爲這是黨在整個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在自己的農村工作裏所應該拿來當作指南的一個口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在哪裏地方呢？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就是，他極其正確地抓到了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表現在下面這樣的一個簡短的公式裏：（一）去倚靠貧農，（二）去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請試一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來作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牠的其餘的部分，——那時候你就一定要弄到走途無路的地步。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富農進行鬥爭，是不是可以和中農建立真正的和堅固的協定呢？是不可以的。在現今發展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中農成立協定，是不是可以與

富農作有成效的鬥爭呢？是不可能的。怎樣去中肯地把黨的農村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在一個概括的口號裏表現出來呢？我想，列寧底口號是這個任務最中肯的表現。應當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中國出版社本）

只是要注意一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平常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這種聯盟底目的就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以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與消滅階級社會。凡對於工農聯盟作另外的瞭解，那就是機會主義，孟塞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做什麼都可以，不過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不是列寧主義。

怎樣可以使工農聯盟底思想與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這個著名原理彼此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嗎？這裏的矛盾，不過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實際上，在這裏並沒有絲毫矛盾。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曾經把農民說成爲「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同是在這個報告裏，他又再三說明工農聯盟的必要，他說，「專政底最高原則——這就是

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顯然的，無論如何，列寧不認爲這裏有絲毫矛盾。

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對於這個原理，應當怎樣來解釋呢？這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嗎？不，不是的。這是說，第一，農民是一個特別的階級，牠把自己的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權基礎上的，因此，牠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權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從自己隊伍中分化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一般的各種各樣的剝削者。

這種情形不是擺在工農聯盟組織事業面前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嗎？不，不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就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的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組織貧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現在的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底下面的一個著名口號之下方能實現，這個口號就是：去倚靠貧農，去與中農成立堅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

。因爲只要實行這個口號，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上來。

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看到，列寧底兩個公式間的矛盾，不過是意想中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實際上，在牠們中間，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卜卷，「在糧食戰線上」，中國出版社本）

三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關於農民發展的道路問題、黨反對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和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

1 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說不可能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反對派深刻的錯誤就在於它機械的把資本主義下農民經濟發展的法則完完全全地搬到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下來，因此，就成爲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尾巴。反對派沒有看到，農村發展的道路是由城市的發展來決定，在我們的條件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不僅與僱農貧農和中農對立，而且也與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及其強大的經濟命脈（首先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合作社，和其他有計劃的協助農業的槓桿相對立。同樣，反對派修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關於城市和鄉村的大生產

和小生產。工業和農業相互關係的最重要的理論的論點，並倒退到資產階級的修正派的理論上去，說無產階級國家的「特米多爾」的蜕化，說小資本家富農和私人資本戰勝大的集中的未曾有過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領導整個國民經濟的機器工業……。

應當指出，反對派的顯著特點是不相信經過合作社會可能吸 基本農民羣衆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中來，這是拒絕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因此，反對派直接離開列寧主義。這種離開列寧主義，是反對派一般的取消派的立場必然結果，他們否認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

（一九二七年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

2 反對右派「自流」論的鬥爭

社會主義的城市對於小農的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限量的，這是毫無疑義的。工業改造農村經濟的作用也就在這裏。但是，使小農的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跟着城市跑，這個因素是否够了呢？不，這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所以自然地跟着城市跑，是因為城市底資本主義經濟與農民底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下類的經濟。固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在基本上牠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類的，因為他是以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為基礎的。當列寧

評論布哈林同志所著的「過渡時代底經濟」一書時，列寧曾說到「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對立，列寧底這些話是萬分正確的。正因此，所以「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然而地，而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列寧）是否可以說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本上是與城市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同類呢？如果你不脫離馬克思主義，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要不然，列寧就不會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小農的國家內，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鞏固的經濟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是反列寧主義的。因此，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其他一切都除外，還必需在鄉村中建立如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底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底基礎，這種基礎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底領導之下率領農民的基本羣衆前進。

問題非常明顯。社會主義建設內的「自流」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城市應該率領小農的鄉村，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把鄉村改造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制度。

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我們的農學理論家方面變到應有的打擊，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下卷，中國出版社本，二四三——二四四頁）

3 反對右派機會主義的富農生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之鬥爭

布哈林會在他的演說內企圖引列寧底一段著名的話來證實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斷定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說的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粗魯地和不可容許地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的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底合作上面的，現在，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請參看列寧：「我們要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列寧全集」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你們看，這裏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這裏只說到，我們「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潑曼，就是說資產階級參加工農底合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認為有耐潑曼生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的。只有不怕羞恥的人才會這樣來解釋列寧底這一段話。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牠的財產，而在

相當條件之下還容許牠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他們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爲要從國民經濟生活中逐漸排除資本家起見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不作極劇烈的階級鬥爭，而可以實行排除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底根源嗎？是不可以的。既然有主張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那還可以消滅階級嗎？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際，只能培植和永遠保全階級，因爲牠，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底這段話，却完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在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專政是極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之間，會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這裏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布哈林認爲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階級鬥爭就應該熄滅和取消，以便達到階級底消滅。反之，列寧却認爲，只有用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可以被消滅，這種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還更劇烈些。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長久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鬥爭底事情，在推翻「資本政權以後，在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後，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並不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及舊社會民主黨底卑鄙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是變更自己的形式，而在許多方面還成

爲更殘酷些」。(請參看列寧：「給匈牙利工人致敬禮」，「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的話。

經過無產階級底極劇烈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

經過階級鬥爭底熄滅和資本家底生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底公式。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牠們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如此，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他的理論就是接近於學院派社會主義底理論。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所犯的一切錯誤的基礎，就在這裏。

有人會說，關於布哈林底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值不得多辯，因爲這個理論的本身就說道——不僅說道，而且喊道——布哈林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還藏在櫃子內的時候，還可以不去注意牠；在個別同志們的著作裏面有些愚蠢話，還有什麼奇怪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對待的。可是在最近的時候，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在最近幾年來爲張起

來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已經在鼓勵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牠帶着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能說牠是藏在櫃子裏面了。現在，牠，布哈林底這個奇怪理論，有野心要成爲我們黨內右傾的旗幟，機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已不能把這種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一定要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的黨員同志們去與右傾作鬥爭。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國出版社本，二九一——二九三頁）

4 反對右派的小農經濟「穩固」論及反對右派的小農經濟「生長」爲社會主義的鬥爭

再講到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三個謬論，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大經濟勝過小經濟的有名的提綱，依牠們看來，這個意見只在工業上有效，却不能够應用到農村經濟上去。達威特，黑爾茨這般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宣傳這種理論，企圖「根據」下述的事實：小農能堅持，善忍耐，只要保得尺寸之地，便什麼困苦都能忍受；因爲如此，所以在農業方面小農經濟與大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自己的穩固性來。我們不難知道，這樣的「穩固」比任何的不穩固都要壞些。不難知道，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

頌揚並鞏固資本主義的制度。正因為他有這種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很容易的擊破了他。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我們的實際已貢獻我們新的論證來反對這種理論，而我們的理論家不知怎樣竟不肯或不能利用這種新的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這裏所講的實際是指推翻土地私有權底實際，土地國有底實際，以及實行解放小農，使他不再像奴隸一般束縛在自己的尺寸土地上，並由此而促進他走上集體化的這種實際。

在西歐各國，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是什麼東西把小農束縛在他的商品經濟之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他有那塊尺寸土地，就是那個土地私有權。他多年積累一點錢，就是爲的要買一小塊土地，買了土地之後，自然不願捨棄他，寧可忍受一切窮困，寧可過粗野的生活，也死守着這一小塊土地——他的個人經濟底基礎。是否可以說這種要素也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之下繼續發生作用呢？不，這樣說不行。因爲我們沒有土地私有權。正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權，所以我們這裏也不像西歐那樣，農民像奴隸一般的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情況不能不促進小農經濟走上集體農場的軌道。

在我們國家內，在土地國有的條件之下，鄉村中的大經濟，鄉村中的集體農場之所以能够如

此容易表現牠勝過小農經濟，其中的一個原因，也就在這裏。

蘇維埃的土地法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規定了土地國有，牠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在這裏。但是由此我們就有新的論證來反駁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謂小農經濟在牠與經濟鬥爭中的穩固性。爲什麼我們的理論家（農學家）在他們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理論時，不充分利用這種新的論據呢？

而且，我們實行土地國有所根據的理論的提，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他的著名的剩餘價值論和列寧的有名的土地問題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理論思想底極豐富的寶庫。我所指的是一般的地租的理論，特別是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著作中的理論顯然都被我們鄉村與城市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所證實了。所不瞭解的，只是采牙諾夫式的「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論何以會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地租與絕對地租的天才的著作反不能通俗化，反不提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而拋在腦後呢？

你們總應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有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還記得恩格斯怎樣謹慎地講到小農轉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軌道的問題，讓我從他那書上引出一段相當的話來吧：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盡可能地去改善他的生活，去幫助他進到合作經濟，如果他有這種決心的話。如果他還不能夠下這種決心，我們就給他以盡可能的較多的時間，讓他去坐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去思量一番」。

你們看，恩格斯對於個人的農民經濟走上集體軌道的問題何等謹慎。恩格斯這種表面上似乎是過分的謹慎，到底怎樣來解釋呢？他的出發點何在呢？很明顯的，他的出發點就是土地私有權底存在，他就是根據農民佔有一小塊土地而不肯輕易放手的事實。西歐的農民就是這樣。凡有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底農民都是這樣。當然這裏需要格外謹慎。是否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這種情況？不，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以致於把農民束縛在個人經濟上，因為我們這裏是土地國有，所以容易使個體農民走上集體的軌道，我們最近的集體農場運動所以比較容易發展而且迅速發展，這也是原因之一。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下卷，中國出版社本，二四三——二四五頁）

四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形式

什麼是新式聯絡，從我們的經濟政策底觀點上看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除掉城市與鄉村聯絡底舊形式以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聯絡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面，工業在主要方面是滿足了農民底個人需要（花布、靴鞋一般的布疋等等），而在新形式下面，工業將滿足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農業用機器、拖拉機、改良的種子、肥料等等）。要是我們以前在主要方面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那麼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以外，同時還需要盡力供給農業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與農業生產在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有直接關係的。過去，當任務還是在於恢復農業及由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還能夠以舊式聯絡為滿足。可是現在，當任務已經是在於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已經是不夠了。現在須要更加前進，須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及集體勞動底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了改造我們的工業以外，同時我們還應當開始來認真改造農業。我們正在改造而且局部地改造了我們的工業，給我們的工業建立新的技術基礎，供給牠以新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的工廠和製造廠，改造、擴大、改善舊的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因為這個原故，城市就發展起來，新的工業地點就增多起來，舊的工業地點就擴大起來。因為這個原故，對糧食品，對工業原料的需求就增長起來。而農業依舊還是使用舊的工具，使用舊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耕種方法，使用舊的、原始的、現在已不中用或者差不多已不中用的技術，使用舊的、小農的個人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比方，革命以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不是有很大的意義嗎？這一切不是證明農村經濟日益帶有渙散零碎的性質是什麼？而渙散的小農戶經濟底特點，就在於牠們不能在應有的限度內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農業科學成績，就在於牠們是少帶商品性的農業。因此，農產品內的商品出產量就感覺不夠，因此，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就有發生破裂的危險。因此，就必需催促農業底發展，使牠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所以，爲要不致有發生這種破裂的危險起見，須要開始在新技術底基礎上來認真地改造農業。而爲着改造農業起見，就須要

把分散的農戶漸漸聯合爲大規模的農莊、集體農莊，須要把農業建立在集體勞動底基礎上，須要擴大集體農莊，須要發展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須要把大批訂立定貨合同的形式有系統地運用於農業底基本部門，須要廣設農業機器站，以幫助農民來學會使用新技術和把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須要把小農戶漸漸轉到大的集體生產底基礎上，因爲只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術成績，大大推進我國農業底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的，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工業供給糧食及原料這件事情上，現在是有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有主要的的作用。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必須幫助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可是這就是說，單只是個體的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的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正是證明這一點。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須要盡力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因此須要以普遍訂立定貨合同，以成立農業機器站，以盡量發展合作制運動，作爲個體的貧農中農農莊和集體的公共農莊之間的橋樑，以便使農民將自己小的個體農莊轉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五穀問題。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使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解脫窮苦，解脫貧困。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們的工業，因為我們的工業，是農業生產改造專業底基本供給來源，必須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經過廣泛的訂立定貨合同制來督促基本農民羣衆進到集體形式的經營，如果不用很多的拖拉機、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那麼就沒有可能來發展集體農莊，就沒有可能來發展農業機器站。但是，如果不加緊速度來發展工業，就沒有可能來用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因此，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便是在集體制度基礎上進行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新式聯絡底意思和意義，就是這樣。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國出版社本，三〇三——三〇五頁）

第五章

變蘇聯爲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及在現階

段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的任務

一 斯大林同志論集體化乃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的最高 步驟

首先出路就在於由小規模的、落後的和散漫的農民的農莊過渡到聯合的、大規模的、公共的農莊，用機器來供給的、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的、能够生產最多的商品糧食的公共農莊。出路就在於：在農業方面，由個人的農民的農業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農業。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的前幾天裏，就號召我們的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個時候起，在我們黨內，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總是沒有停止過。然而，組織集體農莊的號召只是近來才得到大規模的響應，這種影響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運動底廣闊發展，在農民心理上已準備好了一個轉變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而現有的許多集體農莊，現在就已經得到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到兩百普特的

收成，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商品額，這種情形又很厲害地吸引貧農和下層中農去組織集體農莊。還有一個情形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只是在最近以來才得到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今年國家已支出去幫助集體農莊的款子比去年多一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黨底第十五次大會曾經認為大規模的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國內糧食生產的商品額的最重大的方法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中央統計局底統計材料，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總出產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一般的平均商品額是百分之三十，在今年初期發生的成立新集體農莊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廣闊的浪潮，應當使集體農莊底糧食生產量到年底的時候有很大的增加。任務就在於，保持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現時的進度，擴大集體農莊底範圍，取消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用真正的集體農莊來代替牠們，並規定這樣的規則，就是要集體農莊把自己的全部商品糧食都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得不着國家的津貼和償款。我想，只要是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就能够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够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這些人大概是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個東

西，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個東西。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還把集體農莊與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對立起來。不消說，這樣的對立是絲毫不符真相的。實際上，集體農莊是合作社底一種，是生產合作社底最明顯的一種。有消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地是合作社運動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局部地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實行列寧底合作社計劃——這就是把農民從消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莊的合作社。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有下面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我們這裏，集體農莊只是由於消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强的結果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第二，出路就在於，擴大和鞏固舊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根據中央統計局的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底糧食總出產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商品額佔百分之六十五。無疑義的，如果蘇維埃農莊得到國家方面的相當的贊助，牠們就可以大大地提高糧食生產。可是任務不只是限於這一點。蘇維埃政權已經通過一個決議，規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組織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有一萬到三萬俄畝），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應當出產大約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

行。任務就在於，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議。我想，只要執行這些任務，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够從新的和舊的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國出版社本，「在糧食戰線上」）

二 把基本農民羣衆轉變到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底軌道 上來，把蘇聯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家

1 把基本農民羣衆轉向集體化

中央在實現十五次大會指令的基礎上，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迅速的速度，使得國內階級相互關係發生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特點首先是工人階級數量迅速增長之外，加強他對貧農中農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之間的經濟聯盟，按其優點是帶上了生產的性質。黨及其中央保證了把落後的散漫的小農經濟順利的轉變到大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的軌道上，發展全盤的集體化和轉向實際的實現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在報告的時期內，私人資本的作用厲害的降低，

並繼續的排擠私人資本。堅決的加強蘇維埃國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計劃的調劑的作用，不僅包括工業，而且也包括農業。實現列寧所提出的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爲「社會主義俄羅斯」的任務。

社會主義建設的增長，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加強，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加劇，富農資本主義份子方面絕望的反抗的企圖。依靠農村貧農中農積極性的增漲，鞏固與中農的聯盟，黨摧毀了反革命的怠工和富農的反抗，順利的進行了糧食的收集，並積累了極大的糧食貯藏的基礎。由於黨的正確政策的結果，中農羣衆堅決的轉向社會主義，在強大的集體農場運動中找到了他自己最明顯的反映。在一九二九年底，集體農場運動包括了數百萬的農民經濟，在國內創立階級力量的新的相互關係，把加入在集體農場的中農變成蘇維埃以糧的支柱，創立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糧食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的條件，並使黨能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口號，進到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

大會着重指出這個口號的偉大歷史意義，這個口號就是工人階級向國內資本主義剝削最後的堡壘進攻。

（聯共（布）十六次黨大會的決議，一九三〇年）

2 集體農場的農民是農業的中心面貌和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鞏固的支柱。在重要的農業區域極大的一部份中農墾家跟着貧農之後，了解了大的社會經濟的優點，自動的聯合爲集體農場，並在集體的耕地上進行耕種，相信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樣不僅在理論上證明了，而且在千百萬人的經驗上證實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有可能從落後的缺乏生產力的小的及最小的個體農民經濟直接的過渡到大的集體的高度生產力的經濟。

（二）在蘇聯許多的區域內在發展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黨從過去限制和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過渡到了一個新的政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實現這個政策乃是與貧農中農自身所進行的全盤集體化不可分離的組成部份。

（三）由於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大批發展及開始了消滅富農的結果，改變了蘇聯經濟中各種不同經濟結構的相互關係的本身，因此歸結於以工業爲代表的社會主義的結構，在蘇聯農業中生長起社會主義的結構，排除資本主義的結構。

（四）在蘇聯社會主義的關係，直到現在爲止幾乎完全依靠在社會主義的工業上，現在開始

同樣依靠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的農業部門上（以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為形式的大生產）。同樣這就使得有可能來克服無產階級革命的巨大困難，這種困難就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權不能得到這種現成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如果不算那種極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的話，而這種形式實際上只包括少數上層工業，而對於農業則還很少觸及」。列寧：「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

（五）與這一切相適應的，現在按照新的提出關於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支柱的問題。現在在蘇聯鄉村的最重要的農業區內分為兩個基本的部份：集體農民——是蘇維埃政權真正的和鞏固的支柱；非集體農民的貧農中農，此刻他們還不願加入集體農場，但是集體農場的羣衆的經驗在相當短的期間內立即會說服他們必需走向集體化的道路。

代表大會認為需要指出：在蘇聯農業中黨成功的達到了這種轉變只是由於下列的結果：

1. 工業發展的迅速的速度，是在集體化原則上改造農業的關鍵；
2. 合作化大批的發展，耕種機站的組織，蘇維埃農場的發展；
3. 在與中農（這是目前集體農場建設的基礎）聯盟的基礎上向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富農）進攻；

4. 開展組織鄉村貧農僱農的工作；

5. 摧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及右派。

(聯共(布)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3 集體農民的社會性質，集體農場是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民的基礎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場便算社會主義建設上必須的東西都有了，這是錯誤的。若以為加入集體農場的都已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那尤其不對。實際上還需做許多功夫來改造集體農場的農民，糾正他們個人主義的心理，把他們造成社會主義社會真正的勞動者。集體農場機器化的過程越快，則這步工作也做得越快。但這絲毫不減少集體農場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樁之偉大的意義。集體農場偉大的意義，就在於他們在農業上使用機器和耕種機的基礎，他們是改造農民，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精神而改造農民的心理的基礎。

列寧說得好：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全盤心理與習慣，這是需要幾代功夫的事業。只有物質基礎和技術，只有農業上大規模的應用機器和耕種機和大規模的電氣化，能夠解決這個對待小農的

問題，能够健全他的整個心理」。

（斯大林：「蘇聯農業政策問題」，一九二九年）

……我們鄉村的和區的共產黨員把集體農場過於理想化了。他們常是這樣想：既然集體農場橫直很快就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那末這樣一來萬事皆休，在集體農場內也就不會有一點反蘇維埃的和怠工的現象，如果就是有怠工和反蘇維埃現象的事實，也要放過這些事實不管，因爲在集體農場的關係上，對個別的集體農場和集體農民只能採用說服的方法，而不能採用強迫的方法。不用說，對集體農場的這種觀點，與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列寧主義者從來不應當把集體農場和集體農民理想化，他應當直率的具體的看待事實，對待集體農場和集體農民不要有一點偶像拜物教。

……什麼是集體農民？集體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種農民的廣大的大多數是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支柱。然而這並不是說在集體農民和集體農場中不能有個別的隊伍，走上反蘇維埃政權，幫助危害份子，幫助怠工者。如果共產黨員從集體農場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出發，不給這些個別的集體農民和集體農場以致命的打擊，那末這是愚蠢的。

（斯大林：「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和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4 論消滅富農階級

最近一年來我們工作底顯著特點，就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蘇維埃政權：第一，在整個戰線上發展了對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第二，大家都知道，這一個進攻已經有了而且繼續的產生出很顯著的好的結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轉向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在我們全部政策上造成了而繼續還在造成一個決定的轉變。

以前黨一向是主張限制富農剝削的傾向。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當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在第十一次黨的大會上，又重新宣佈過這個政策。大家都記得列寧給普列布拉仁斯基底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在這封信中，他又講到必需實行這一個政策。最後，該政策又由第十五次大會批准了。我們一直執行到最近。

這個政策對不對呢？自然對，牠無條件是對的。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可以像現在這樣進攻富

農？我們當時是否可以指望到這種進攻的勝利？不，不可能的。要是這樣，那就是極危險的冒險主義。就是極危險的以進攻爲兒戲。因爲我們一定要遭失敗，一遭失敗便會鞏固富農底地位。爲什麼？因爲那時我們在鄉村中還沒有像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那樣的支柱，作爲大舉進攻富農的根據地。因爲我們那時還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來代替富農資本主義的生產。

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季諾維也夫與託洛茨基的反對派極力要把馬上進攻富農的政策強迫黨接受。黨不採用這種危險的冒險政策，因爲黨知道穩重的人決不肯拿進攻來作兒戲。進攻富農是件嚴重的事情。不可把牠與反富農的宣言混淆了。也不可把他與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派要強迫黨提出的向富農搔癢的政策混淆了。進攻富農就是打破並消滅富農階級。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那麼所謂進攻就是一個宣言，就是搔癢，就是空口吹噓，却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向富農進攻就是準備動手打擊富農，打擊牠使牠再也站不住脚。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把這個叫做真正的進攻。我們在三五年前¹⁹²³是否^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希望得到勝利呢？這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六萬萬多普特糧食，其中拿出來在農村以外去交易的有一

萬三千萬普特。這是很大的力量，這是不可忽視的。當時我們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生產了多少呢？一共八千萬普特，其中送到市場上去的（商品糧食）約三千五百萬普特。你們試想一想，我們當時能否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與商品糧食來代替富農的生產與商品糧食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在那種條件之下向富農堅決的進攻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一定是失敗和加強富農的地位，而且要落得沒有糧食吃。因此我們當時不能而且不應實行進攻富農，我們反對託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冒險宣言。

現在呢？現在事情怎樣呢？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擊破牠的反抗，消滅牠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牠的生產了。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糧食生產總共不下四千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生產少二萬萬普特）。大家又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所生產的商品糧食共一萬萬三千萬普特有餘（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還多些）。最後大家還知道，一九三〇年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糧食底總生產將不下九千萬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的要多），商品糧食將在二萬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要多得多）。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這就是我們國家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你們已經看見，我們現在有了物質基礎，可以用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因此我們向富農進攻才有顯著的成效。所以講到進攻富農，要實際的進攻而不要限於一紙反富農的空文。

因此，我們最近才由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進而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了。

各方面都來問，怎樣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呢，我們在整個集體化的區域內是否可以消滅富農呢？問題太可笑了。當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剝削傾向時，當我們不能堅決進攻富農時，當我們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生產時，消滅富農是不可以的。在那時不容許消滅富農底政策是必需的、是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打破牠的抵抗，消滅牠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了。現在消滅富農是由實現統整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進行的。現在在統整集體化的區域內消滅富農已不是簡單行政的手段了。現在消滅富農在那些區域內是集體農場建設和發展底組成部分。所以現時多談消滅富農，未免滑稽可笑而且不莊重。已經割去了腦袋，便用不着去哭頭

變了。

另有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可否讓富農加入集體農場呢？當然不能讓牠加入，因為牠是集體農場運動底討厭的敵人。問題大概是明白了。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下卷，中國出版社本，「蘇聯土地政策問題」）

5 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

一方面是工業迅速的增長，另一方面是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順利的執行，使得有可能來供給農業以耕種機和最新的農業機器，來把小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大的集體經濟，來組織廣泛的畜養的和畜牧的蘇維埃經濟的網。

在五年計劃的時期中，供給了農業：（一）十二萬以上新的耕種機，有一九〇萬匹馬力；（二）值十六萬萬盧布的農業機器，與一九二八年相比增加了兩倍以上農業機器的裝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複雜的耕種機引擎機器的猛烈增加。

在最後的四年中，組織了二千四百四十六個耕種機站，供給近代的勞動工具，修理所，汽車等等。

在最後的三年中，組織二十萬個以上的集體經濟，包括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農民經濟在集體農場中，並包括將近整個農民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同一期間內，組織了五千個蘇維埃經濟，（五穀的，牧畜的和工業原料的），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一共包括將近有整個耕地的百分之八十。

所有這些結果：

（一）剷除了富農，摧毀了在農業中資本主義的根源，同樣在農業中保證了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集體農場經濟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鞏固的支柱；

（二）把小的個人的農民經濟移到大的社會主義農業的軌道上的歷史任務已解決了，蘇聯從小農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農業國家。

（一九三三年一月聯共中央全會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的決議）

6 蘇聯集體制度的最後勝利

農業方面的發展，稍有不同。最近三年多以來，農業各基本部門底高漲，比工業要慢許多倍，可是比個體經濟佔優越地位的時代却還是快些。而在牲畜業方面甚至有相反的過程，——

牲畜數量減少，只是在一九三三年才僅僅在一個養豬業部門內有了一些高漲底標誌。

顯然的，把散漫的小的農戶合併爲集體農莊這件事情之非常困難，差不多要在荒野地方創立大批大規模的穀類農莊和牲畜農莊這種事情之困難，以及一般地說，個體農業底改造和轉上新的、集體農業的軌道這個需要花許多時間和巨大費用的改組時期，——這一切因素都必然預定了農業高漲底遲慢速度，以及牲畜數量發展上的比較長期的低落時期。

就實質上講，過去這一時期，對於農業，與其說是迅速高漲和大步奔跑的時期，不如說是最近將來的這種高漲和奔跑造成前提的時期。

如果拿一切農作物耕種面積增長的統計材料來看，然後特別拿工業原料作物耕種面積增長的統計來看，那麼最近三年以來的農業發展情形，便如下表：

全蘇聯一切農作物耕種面積：

(以百萬公畝計算)

全部耕種面積	穀類的	工業原料的	菜園的	飼料的
一九一三年	一〇五、〇	九四、四	四、五	三、八
			二、一	

一九二九年	一一八、〇	九六、〇	八、八	七、六	五、〇
一九三〇年	一二七、二	一〇一、〇	一〇、五	八、〇	六、五
一九三一年	一三六、三	一〇、四	一四、〇	九、一	八、八
一九三二年	一三四、四	九九、七	一四、九	九、二	一〇、六
一九三三年	一二九、七	一〇一、五	一二、〇	八、六	七、三

全蘇聯工業原料作物底耕種面積：

(以百萬公畝計算)

年份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棉花	〇、六九	一、〇六	一、五八	二、一四	二、一七	二、〇五
長桿亞麻	一、〇二	一、六三	一、七五	二、三九	二、五一	二、四〇
甜菜	〇、六五	〇、七七	一、〇四	一、三九	一、五四	一、二一
油類植物	二、〇〇	五、二〇	五、二二	七、五五	七、九八	五、七九

這兩個統計表反映出集體農莊經濟上的兩條基本路線：

(一)一條路線，就是在農村經濟改組的熱度最高時期，當集體農莊成千成萬地創立起來的時候，當他們驅逐了富農而把富農利用過的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了的時候，——在這時候竭力擴充耕種面積；

(二)另一條路線，就是不肯籠統地擴張耕種面積，主張由籠統擴充耕種面積的辦法進到改良土地底耕作。進則施行正確的輪流播種和田畝休息，進則提高收成額，如果實際上有必要，並且進到暫時縮小現有的耕種面積。

大家知道，第二條路線——農業上唯一正確的路線——是在一九三二年公布的，這時農業上的改組時期快要完結，而提高收成的問題成了農業高漲底基本問題之一。

可是關於耕種面積增長的統計材料，不能認為完全足以指明農業底發展。可有這樣的情形，就是耕種面積增加，而出產不增加，或甚至減少，這是由於土地耕作法變壞了，每一單位面積的收成額也降低了。因此，除了耕種面積的統計材料之外，還必須加上總出產量的統計材料。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

全蘇聯穀類作物和工業原料作物底總生產量：

(以百萬公担計算)

	穀類	棉(生棉)	麻(纖維質)	甜菜	油類植物
一九三三年	八〇一、〇	七、四	三、三	一〇九、〇	二一、五
一九二九年	七一七、四	八、六	三、六	六二、五	三五、八
一九三〇年	八三五、四	一一、一	四、四	一四〇、二	三六、二
一九三一年	六九四、八	一二、九	五、五	一二〇、五	五一、〇
一九三二年	六九八、七	一二、七	五、〇	六五、六	四五、五
一九三三年	八九八、〇	一三、二	五、六	九〇、〇	四六、〇

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農業改組底熱度最高的年份——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曾是穀類生產量最少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在產麻和產棉的區域裏，農業底改組進行得比較慢，那裏的麻和棉，差不多完全沒有受到損失，多少平衡地和一往直前地趨於高漲，保持着自己發展底高度水平。

第三，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油類植物的耕作物只受到少許的動搖，與戰前的水平比較還是保持了自己發展的高度，而同時在有過農業改組底最高速度和進到改組時期最遲的那些用產甜菜的區域裏，在改組底最後一年，在一九三二年，甜菜有過最大的減少，生產量減低到了戰前水平線以下。

末了，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改組時期完結以後的第一年——是穀類和工業原料作物發展上起轉變的一年。

這就是說，首先是穀類作物，隨後是工業原料作物，牠們從今以後將堅定地和確有把握地走向盛大的高漲。

在改組時期最感受困難的就是農業中的牲畜部門。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

全蘇聯的牲畜數量(以百萬頭為單位)：

	馬	牛	綿羊和山羊	豬
一九一六年	三五、一	五八、九	一一五、二	二〇、三

一九二九年	三四、〇	六八、一	一四七、二	二〇、九
一九三〇年	三〇、二	五二、五	一〇八、八	一三、六
一九三一年	二六、二	四七、九	七七、七	一四、四
一九三二年	一九、六	四〇、七	五二、一	一一、六
一九三三年	一六、六	三八、六	五〇、六	一一、二

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就牲畜數量上講，在最近三年多以來，我們所有的不是高漲，而是與戰前水平比較還在繼續着的低落。顯然的，一方面，在農業底牲畜部門內，曾經含有大富農的份子，另一方面，在改組時期內，富農會加緊鼓動人家去宰殺牲畜，這種鼓動在當時有了良好的機會，——這些情形都在這個統計表上有了自己的反映。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牲畜數量底下降，從改組底第一年（一九三〇年）就已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同時，下降程度在頭三年最大，而在一九三三年，在改組時期完結以後的第一年，穀類作物已走向高漲，牲畜數量下降程度便最小了。

末了，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在養豬業方面已開始了上升的過程，在一九三三年已表現

出直接高漲底標誌。

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應當而且可以成爲轉變到整個牲畜業底高漲的轉變年份。
在最近這三年多以來，我們的農戶集體化底發展情形，是怎樣的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

集體化：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集體農莊底數					
目（以千計算）	五七、〇	八五、九	二二一、一	二二一、〇五	二二四、五
集體農莊農 戶數目（以百 萬計算）	一、〇	六、〇	一三、〇	一四、九	一五、一
農戶集體化的 百分數	三、九	二三、六	五二、七	六一、五	六五、〇

從各個部份方面來看，穀類耕種面積底變動情形怎樣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

穀類耕種面積按各部份的分佈情形：

(穀類耕種面積以百萬公畝計算)

	蘇維埃農莊	集體農莊	個體農民	全蘇聯穀類耕種面積
一九二九年	一、五	三、四	九一、一	九六、〇
一九三〇年	二、九	二九、七	六九、二	一〇一、八
一九三一年	八、一	六一、〇	三五、三	一〇四、四
一九三二年	九、三	六九、一	二一、三	九九、七
一九三三年	一〇、八	七五、〇	一五、七	一〇一、五
在一九三三年 總面積中所佔 的百分數	一〇、六	七三、九	一五、五	一〇〇

這些統計表證明什麼呢？

牠們證明，農業底改組時期——集體農莊及其莊員數目蓬勃增長的時期，已告結束，牠還在一九三二年就已告結束了。

因此集體化底今後過程，就是由集體農莊來漸漸吸收和重新教育那些殘餘的“體農戶”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澈底地和最終地取得了勝利（長時間的大鼓掌）。

其次，牠們指明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共同管有蘇聯全部穀類耕植面積底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一塊，成了決定整個農業及所有的農業部門底命運的那種力量。

其次，牠們指明，全體農民中已加入了集體農莊的百分之六十五的農戶，管有全部穀類耕植面積底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而其餘的佔全體農民百分之三十五的全部個體農戶，總共只管有全部穀類耕植面積底百分之十五點五。

如果這裏加上這樣的事實，就——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三年交給了國家的各種繳納有十五萬萬以上普得的穀類，而——體農民雖百分之百地執行了計劃，總共只交了大約一萬三千萬普得；可是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了國家大約七萬八千萬普得，而集體農莊交了不過一萬二千萬普得，——如果加上這樣的事實，那就再明顯不過地看得清楚：最近三年多以來，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彼此完全調換了作用，集體農莊在這時候成了農業底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却成了次要的，不得不服從於和適應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力量。

應該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澈底地和最終地站到社會主義底紅旗下面來了（長時間的鼓掌）。

（「斯大林言論選集」，一三六——一四六頁）

三 在現階段無產階級領導農村的任務

1 農村中的新環境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任務

同志們！我認爲，各發言的人，已經正確地說到黨的農村工作底狀況，這個工作底缺點，這

個工作底優點，——特別是這個工作底缺點。可是，我總還覺得，他們還沒有把我們的農村工作缺點的最主要的地方說出來，沒有把這些缺點底根源揭露出來。而這一方面的事情對於我們却是最有興趣的。因此，我現在就來發表我自己關於我們的農村工作缺點的意見，拿我們布爾塞維克所特有的全部爽直態度來發表我自己的意見。

在去年這一年，在一九三二年這一年，我們農村工作底主要缺點在甚麼地方呢？

主要的缺點就在於，我們在去年這一年裏的採辦糧食工作，經過了許多比前年更大的困難，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能用收成不好這一點來解釋這個缺點，因為去年的收成並不比前年壞些，反而比前年好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的糧食總收穫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大些，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在蘇聯東北部五個基本區域內，曾發生旱災，結果把國內的糧食數量大大減少了。當然，就是在一九三二年，在庫邦和特勒克地方，以及在烏克蘭有幾個區域內，因為惡劣的氣候條件的緣故，我們也受了一些收成上的損失。但是，這些損失，還沒有在一九三一年因蘇聯東北各區旱災結果所受損失底一半那樣多。關於這一點，却是不用懷疑的。

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我們國內的糧食數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可是，雖然如此，而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採辦糧食工作，却經過了比在前年更大的困難。

這是甚麼一回事？我們工作底這個缺點底原因，在甚麼地方呢？這一種比例不符的現象應該怎樣來解釋呢？

(一)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在於我們的地方黨部的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曾經不會計量到那個因為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而造成的新環境。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計量到這個新環境，所以就曾經沒有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造工作。當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還沒有實行的時候，當沒有存在兩種糧食價格——國家的糧食價格與市場的糧食價格——的時候，農村中的環境，一回事。而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的時候起，農村中的環境就突然大變了，因為，宣佈集體農莊的貿易，就等於把那個比較原定的國家的糧食價格高些的市場的糧食價格，宣佈為合法的價格。這種情況曾經使農民在向國家繳納糧食的時候表示相當的吝嗇態度，關於這一點，是無待證明的。農民曾經這樣打算盤：「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已經宣佈了，市場的價格已經宣佈為合法的價格了，同一數量的糧食，我拿到市場上出賣時所得的價錢比繳納給國家時所得的價錢多些——那

末，我如果不是僥倖，我就應當把糧食扣留一手，少交些給國家，多留些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以便在出賣同一數量的糧食的時候可以多賺一些錢。

真是極簡單而且自然的思想。

可是，不幸的地方就在於，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我們的大多數農村工作人員，曾經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爲要不破壞蘇維埃政權底指令，在這個新的環境下面，共產黨員還在開始收穫的時候，還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時候，就理應竭力加緊和督促進行採辦糧食的工作。環境曾經要求這樣做。他們在事實上曾經是怎麼幹的呢？他們並沒有督促進行採辦糧食的工作，他們却曾經督促進行劃定各種糧食存額的工作，於是也就使繳納糧食的人在執行對國家所担任的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曾經沒有懂得新的環境，他們當時所擔心的，並不是農民在繳納糧食時的吝嗇態度可以障礙採辦糧食的工作，而他們當時所擔心的，却是生怕農民沒有猜到要扣留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場的貿易，却是生怕農民會把自己的全部糧食拿去繳納到糧食堆棧裏去。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人，曾經只是從集體農莊貿易底優點

方面去領會牠，曾經只懂得和只熟悉牠的優點方面，却完全沒有懂得和沒有熟悉集體農莊貿易底缺點方面，——沒有懂得，如果他們，就是說，如果共產黨員們不從剛剛開始收穫糧食的時候就極力督促進行採糧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缺點方面，就能給國家以很大的害處。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裏的工作人員犯過這樣的錯誤，而許多蘇維埃農莊底經理也犯過這種錯誤，這些經理曾經把應該繳納給國家的糧食扣留起來，並暗中以較高的價格來拍賣這些糧食。

人民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在通過他們自己的著名的關於發展集體農莊貿易的決議時，是否曾經計量到這個因實行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而形成的新環境呢？是曾經計量到了的。這個決議會直接指出，只有在採辦糧食計劃已經完全完成和種子已經完全收集妥當以後，才能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在決議上曾經直接說，只有在採辦糧食工作做完和把種子收藏妥當以後，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以後，——只有在履行了這些條件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似乎是曾經拿清自己的這個決議案來向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們說：切不要模糊自己的視線，切不要關心於各種貯藏和存蓄而模糊自己的視線；切不要

*這裏所說的中央委員會，都是指聯共（布）底中央委員會而言的——譯者註

離開主要的任務。從開始收穫糧食的時候起就發展採辦糧食的工作和加強這個工作罷，因為，第一個宗旨，就是完成採辦糧食的計劃，第二個宗旨，就是收藏種子，只有履行這些條件以後，你們才能够開始和發展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犯了這樣一個錯誤，就是說，他們沒有充分堅持地着重說明事情底這一方面，沒有充分提起嗓子來把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預先說給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聽。但是，他們是把這個危險預先說給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聽了的，而且說得充分明白，——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疑義的。所應當承認的，就是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未免稍微過分估計了我們的地方黨部的——不僅是區黨部的，而且許多州黨部的——工作人員底列寧主義的鍛鍊程度和英明眼光。

也許本來就不應該宣佈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也許宣佈這個貿易曾經是一個錯誤；而尤其是如果顧及到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不僅含有優點方面，而且還含有一些缺點方面，那末，也許宣佈這個貿易曾經是一個錯誤？

不是的，這並不會是一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的辦法，如果牠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免

去一些缺點的方面的。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問題，也是如此。集體農莊的貿易，無論對於農村也好，無論對於城市也好，無論對於工人階級也好，無論對於農民也好，都是一樣需要的而有利益，而正是因為牠有利益的，所以我們會經常施行牠。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時，是抱着甚麼目的呢？

首先，就是爲的要擴大城市與農村間的商品週轉底基礎，改善工人的供給，多供給工人以農村生產品，多給農民以城市製造品。爲要做到這一點，只實行國家的和合作社的貿易是不夠的，這裏當然沒有懷疑的可能。這些商品週轉的溝道，會經須要用新的溝道——集體農莊的貿易——來補充。而我們既然施行了集體農莊的貿易，我們就把牠們補充起來了。

其次，就是爲的要利用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來給集體農莊莊員以附加的進款，來鞏固他的經濟地位。

最後就是爲的要利用施行集體農莊貿易這一點來給農民以新的推動，推動他去改善集體農莊的工作，改善在播種方面和在收穫方面的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這一切意見，已經完全由近來集體農莊底實際生活中的

事實所證實了。集體農莊鞏固過程加強了；退出集體農莊的事情停止了；個體農民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情緒增長着，集體農莊莊員在吸收新莊員的時候已經是大加選擇了，——所有這些事實以及很多諸如此類的事實，便是毫無疑義地說明：集體農莊的貿易不僅沒有減弱集體農莊地位，而且反而是加強和鞏固了集體農莊地位。

所以，我們的農村工作底缺點，並不是由於集體農莊的貿易，而是因為沒有時時正確地施行集體農莊的貿易，而是因為沒有能夠根據因宣佈集體農莊的糧食貿易而形成的新環境以改編自己的隊伍。

(二) 我們的農村工作底缺點第二個原因，就在於，我們的地方黨部的同志們——而且不備這些同志——曾經沒有懂得，我們的農村工作底條件，已經因集體農莊在各基本糧食區域內取得統治地位而發生了變化。在我們的基本的糧食區域裏，集體農莊的經濟形式，已成為統治的形式。——說到這裏，我們大家都覺得高興。可是，這種情形，並沒有減少我們在發展農業專業中的照料和責任，反而增加了我們的照料和責任，——關於這一點，却並不是大家都懂得清楚的。很多人還認為，既然在這個或那個區域，在這個省區或那個省區裏，已經達到比方如百分之七十

或八十的集體化，那末就萬事皆休了，那末我們就可以把事情交給事物的自然過程去辦，把事情交給自流傾向去管，以爲集體化自己會去做成自家的事，自己會提高農村的經濟。可是這乃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同志們。而實際上，過渡到集體經濟，集體經濟變爲統治的經濟形式，這種情形並沒有減少我們關 農業的照料，而且反而增加我們的這種照料；不僅沒有減少共產黨員提高農業事業中的領導作用，而且反而要增加我們的這種領導作用。自流傾向在現時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危險比在任何時候都要大些。自流傾向在目前這時候可以破壞全部農業。

以前，在農村裏面佔統治地位的是個體的主人，在那個時候，黨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干涉，曾經可以只限於單個的幫助，單個的忠告和單個的警告。在那個時候，個體農民自己曾經不得不照料自己的經濟，因爲，這個經濟只是他一個人的經濟，他不能把對於這個經濟的責任推在任何別人身上，除自己而外，連任何人也指望不得。在那個時候，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而不願意餓死，他就得照料播種事情，照料收穫工作，以及一般地照料一切農業勞動的過程。而一經過渡到集體經濟的時候，事情就根本變了，集體農莊並不是個體的經濟。所以，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牠是我的，但同時牠又是屬於張三、李四、王五以

及其他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公有的」。現在，他，集體農莊莊員，昨天的個體農民和今天的集體主義者，——現在，他可以把責任推給集體農莊裏面其他莊員身上了，他可以指望到其他莊員了，因為，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集體農莊莊員底照料心便比他過去在經營個人經濟時的少些了，因為，照料心和對於經濟的責任心，現在是由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分工擔任的。

從這裏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而從這裏應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於經營經濟的責任底重心，現在已經變更位置了，已經由單個農民肩移到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身上了，移 集體農莊底領導的中堅幹部身上去了。現在，農民已經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或者更正確些說，農民已經主要地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來照料經濟和照料事情底正確辦理了。而這是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黨對於農業發展過程已經不能只限於採取單個的干涉行動了。

現在，黨應當把集體農莊底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應當擔負起工作的責任，應當幫助集體農莊莊員根據科學的技術的成績來推進自己的經濟。

但是這還不够。集體農莊，一種大經濟，而為要進行大經濟便非有計劃不行。農業中的大經濟，包括有幾百個、而有時甚至於幾千個農戶的經濟，是只有根據計劃的指導才能實行的。如果沒有計劃的指導，那牠就要滅亡和倒台。你們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面，還有這樣一個新條件，這個新條件是和進行個體的小經濟時的條件根本不同的。是否可以把進行這個經濟的事宜交給所謂自然的事物過程去辦，交給自流傾向去管呢？當然是不可以的。為要進行這種經濟，就必須使集體農莊擁有相當的最低限度數目的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這些人應當有本事來計劃經濟和有組織地來進行經濟。當然，如果蘇維埃政權不來系統地干涉集體農莊建設底事情，如果蘇維埃政權不來系統地幫助這件事務，那末，要辦理這個經濟，就是不可能的。

從這裏應得甚麼結論呢？從這裏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並沒有減少黨和政府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照料與責任，而且增加了這種照料與責任。從這裏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黨應當知道集體農莊生活中及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細的情形。從這裏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黨不應當減少、而且應當增加牠自己和集體農莊的聯繫。黨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按時幫助集體農莊和按時預先指示出可以危及集體農莊的危

險。

而現在事實上的情形怎樣呢？事實上，現在許多區黨部和州黨部却與集體農莊生活隔離着，與集體農莊底要求隔離着。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鳴得意地寫東寫西，殊不知集體農莊是在官僚主義的辦公室以外發展着。而有時，人們與集體農莊隔離的現象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有些邊疆黨部底有些委員，並不是從本邊疆裏相當的區黨部方面，而是從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底委員方面得到關於本邊疆裏集體農莊底事情的消息。這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同志們。本來，因為由個人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結果，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曾經是應當加強的。而在事實上，往往曾經因為這個過渡的結果，共產黨員便心滿意足地睡起覺來，玩賞集體化底百分數，把事情交給自流傾向去辦，把事情交給自然的事物過程去管。既然發生了集體農莊經濟底有計劃的領導問題，那末，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面的領導作用，本來是應當加強的。而事實上却往往不是這樣，事實上，共產黨員往往袖手旁觀，而在集體農莊裏支配一切的，却是過去的白黨軍官，過去的皮特柳拉派，以及工農底一般的敵人。

我們的農村工作缺點底第二原因，就是這樣。

(三)我們的農村工作缺點底第三個原因，就是在於我們的許多同志過分估計了集體農莊這一個新的經濟形式，過分估計了並且把牠變成神靈的偶像了。他們會經過這樣想：既然集體農莊這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已經建立起來了，那末這樣一來也就萬事皆休了，那末集體農莊事務底正確的進行，集體農莊經濟底正確的設計，集體農莊之變為模範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也就都已經有保證了。

他們曾經沒有懂得，集體農莊就自己的組織的結構說來還是薄弱無力的，還是需要我們黨底嚴重的幫助的，需要我們黨給牠以受過審查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需要我們黨來日常地指導牠的事務。但是，這邊沒有包括一切，而且這邊不是主要的事情。這裏的主要缺點是在於，在我們的同志中，有許多人曾經沒有懂得下面這一點，就是，集體農莊雖然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可是，牠本身還是遠遠沒有免去各種危險，沒有免去各種反革命份子鑽進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裏面來的危險，沒有免去這樣一種危險，就是在某種條件下面，反蘇維埃的份子還可以利用集體農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好像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樣。集體

農莊和蘇維埃兩者都是我們的革命底極偉大的勝利品，工人階級底極偉大的勝利品。可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組織底形式，固然是社會主義的形式，但總是組織底形式。而全部事情却要看看這個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如何而決定。我們知道，過去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就是說，工兵代表蘇維埃在有一個時期內曾幫助反革命以反對革命。這樣的事情，在我們蘇聯曾經發生過，比方，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時候；當時蘇維埃曾經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領導，蘇維埃曾經掩護反革命以反對革命。這樣的事情，在一九一八年末的時候，在德國也發生過，當時，蘇維埃曾經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當時，蘇維埃曾經掩護反革命以反對革命。

所以，事情不僅在於蘇維埃這個組織形式，恐怕這個形式是一個極大的革命的勝利品。事情首先就在於蘇維埃工作底內容，事情是在於蘇維埃工作底性質，事情是在於蘇維埃究竟是由誰人領導的，——由革命派領導的還是由反革命派領導的。反革命派之所以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聲明反對蘇維埃，其原因即在於此。比方，大家知道，在克龍斯塔暴動時，俄國反革命派底領袖米留可夫曾經聲明贊成蘇維埃，不過是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擁護沒有共產黨人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派領袖米留可夫在當時所提出的口號。反革命派曾經知道，事情並不在於

蘇維埃這個東西本身，而首先是在於蘇維埃將由誰人來領導。

關於集體農莊問題也應該這麼說。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如果是由真正的革命派，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來領導的，那牠就能表演出驚奇的經濟建設的作用。反之，集體農莊如果是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彼特柳拉派的軍官和其他的白俄黨人，過去的譚尼金派和高察克派所支配的，那牠在某個時期內就可以變成各種反革命勾當底護身符。同時，這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不僅沒有免去反蘇維埃份子鑽進來的危險，反之，在第一個時期，牠甚至於還含有一些使反革命派能夠暫時利用牠的方便處。當各個農民還在進行個人經濟的時候，他們曾經是散居各處和彼此分立的，因此，反蘇維埃的份子在農民中間的反革命的活動，曾經不能夠得到很大的效果。在農民轉入集體農莊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這裏，農民已經有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這就是集體農莊。因為這個緣故，反蘇維埃份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便可以獲得比較大得多的效果了。必須斷定，反蘇維埃的份子是否計量到所有這些情形的。大家知道，有一部分反革命派，比方在北高加索地方，自己設法建立像集體農莊一樣的組織，利用這些組織做合法的護身符，以掩護自己的祕密組織。同樣大家也知

道，在反蘇維埃份子還沒有被揭破和還沒有被打破的那些區域裏，反蘇維埃份子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的，他們甚至於還稱讚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部建立反革命工作底巢穴。同樣大家也知道，一部分反蘇維埃的份子現在自己聲明表示贊成集體農莊，可是要求集體農莊排斥共產黨員。「擁護沒有共產黨員的集體農莊」——這就是反蘇維埃份子現在製造的口號。所以，事情並不在於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本身，而首先就是在於落入這個形式內去的內容是甚麼，事情首先就在於，誰個是集體農莊底領導者，誰個領導集體農莊。

根據列寧主義底觀點來看，集體農莊也如蘇維埃農莊一樣，如果拿來當作一種組織形式運用，那就是一個武器，而且僅僅是一個武器。在某種條件下面，這個武器可以用來反對革命。這個武器可以用來反對反革命。牠可以受工農使用。在某種條件下面，牠可以受工人底敵人使用。全部的事情就在於，誰個握著這個武器和向誰人來使用這個武器。

工農底敵人，根據自己的階級的本能，已經開始懂得這一點。

可惜，在我們共產黨員裏面，還有些人不懂得這一點。

而正是因為有些共產黨員曾經沒有懂得這一點，所以現在就造成這樣的情形，就是在許多集

體農莊裏面，那些掩藏得很好的反蘇維埃的份子，竟敢支配事務，在那裏進行孟賊工作和怠工勾當。

（四）我們的農村工作缺點底第四個原因，就是有許多地方黨部的同志，不善於改造和富農鬥爭底戰線，就是不了解階級敵人底面目近來已經改變了，農村中的階級敵人底策略已經變更了，不了解因為如此所以也必須改變我們自己的策略，以便獲得成效。敵人已經懂得這個變更了的環境，已經懂得農村中新制度底力量和權威，既然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就改變了自己的聲調，改變了自己的策略，——由直接進攻集體農莊這個策略轉變到暗中搗壞的策略。而我們却未曾懂得這一點，未曾看透這個新環境，而還繼續在已經沒有敵人的地方來尋找敵人，還繼續進行在和富農階級作簡單鬥爭時的老策略，而這個老策略却是老早就已經陳舊了的。

人們總是在集體農莊外面尋找敵人，還以為敵人一定是那些面目兇惡，牙齒巨大，頸項肥胖，拿着手槍的人。人們總是尋找他們在標語上面看見過的那樣的敵人。可是，這樣的富農老早就已經藏躲起來了。現在的富農和富農的走狗，現在的農村中反蘇維埃的份子，大多數都是「柔和的」，「和氣的」，幾乎「潔白的」。並不必要在集體農莊以外很遠的地方去尋找他們，他們正

是在集體農莊裏面坐着，他們在這裏担任各種各樣的職務：管倉人，經濟部主任，簿記員，祕書等等。

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打倒集體農莊」，他們是「贊成」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在集體農莊裏面進行齊怠工的和盜賊的工作，使得集體農莊人吃其虧。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打倒採辦糧食工作」。他們是「贊成」採辦糧食工作的。他們「不過只是」進行招搖撞騙的事情，他們要求集體農莊劃定這樣一種供給畜牧業用的存糧，這種存糧底數量比實際需要的多兩倍；他們要求集體農莊劃定這樣一種保險用的存糧，這種存糧數量比實際需要的多兩倍；他們要求集體農莊在發給公共飲食底存糧時給每人每日發給糧食六磅至十二磅等等。當然，既然劃出這樣多的存糧和發給這樣多的糧食去供給公共飲食，既然做了這樣厲害的招搖撞騙，那末，集體農莊底經濟勢力當然要受到破壞，採辦糧食的事情當然是沒有實行的餘地了。

爲要看穿這樣狡猾的敵人和不落入招搖撞騙底圈套，就要具有革命的警惕性，就要有本事來揭破敵人的底假面具和向集體農莊莊員指明敵人的底真正的面目。可是，在農村裏面，我們有很多具有這些品質的共產黨員嗎？共產黨員往往不僅沒有揭破這樣的敵人，而且反而自己落入

他們的招搖撞騙底圖套和做他們的尾巴。

在我們的同志中，有些人沒有看穿戴着新的假面具的敵人，不會揭露他們的騙人的手腕，同時，却這樣來安慰自己，說世上已經沒有富農了，說反蘇維埃的份子已經因實行消滅富農的級這一個政策的結果而被消滅了，說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可以容許「中立的」集體農莊存在，這種「中立的」集體農莊，既不是布爾塞維主義的，也不是反蘇維埃的，可是，這種集體農莊自己自然會走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

但是，這是一種深刻的錯誤，同志們。富農是被打破了，可是他遠遠沒有被完全打破。而且，如果共產黨人將懶心懶意和溫溫和和，以為富農自己會自然發展到墳墓裏面去，那末，富農就還不會很快就被完全打破。至於說到「中立的」集體農莊，那末，一般說來這樣的農莊在世界上是沒有的，而且是不會有的。「中立的」集體農莊原是這樣一種人底幻想，這種人之所以生有眼睛，爲的是要甚麼都看不見。在我們蘇聯現在所有的劇烈階級鬥爭環境下面，「中立的」集體農莊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面，集體農莊就是布爾塞維主義的，要就是反蘇維埃的。而如果在這個或那個集體農莊裏我們不來領導，那末，這就表示，這些集體農莊是受反蘇

維埃份子領導着。關於這一點，是沒有懷疑的可能。

(五)最後，我們的農村工作底缺點，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在於共產黨員沒有充分估計到自己在集體農莊建設中的作用和責任，沒有充分估計到自己在採辦糧食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共產黨員在說到採辦糧食工作底困難時，照例是把責任推到農民身上，說一切都是農民底錯誤。可是，這是完全不對和絕對不公道的。這裏與農民毫不相干。如果說到責任和過錯，那末，責任是完全要由共產黨員負的，而這裏的一切過錯，都不過是我們共產黨員底過錯。

在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像我們的蘇維埃政權這樣有勢力的有信心的政權。在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像我們的共產黨這樣有勢力的有信心的政黨。誰也不阻礙而且不能阻礙我們按照集體農莊利益、國家利益底要求來辦理集體農莊底事務。而如果我們並不是時時都能按照列寧主義底要求來辦理集體農莊底事務，如果我們往往作出許多愚蠢的不可容恕的錯誤，比方在採辦糧食工作方面，那這裏的過錯，就是我們的過錯，而且僅僅只是我們的過錯。

我們犯，過錯，因為我們沒有看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底缺點方面和我們做出許多愚蠢的錯誤。我們犯了過錯，因為我們的許多組織曾經脫離了集體農莊，曾經心滿意足地袖手旁觀和屈服於

自辦的自發傾向。我們犯了過錯，因為我們的許多同志還在過分估計集體農莊這個羣衆組織底形式，却不懂得主要的事情並不在於這個形式本身，而是在於由自己來担負集體農莊底領導和把反蘇維埃的份子從集體農莊底領導中驅逐出去。我們犯了過錯，因為我們曾經沒有看穿新環境，曾經沒有懂得暗中活動的階級敵人底新策略。

試問這與農民有甚麼相干呢？

我知道現在有大批大批這樣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正在發展着，繁榮着，按時完成國家給牠們的指令，在經濟方面一天一天鞏固起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這樣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與上述的一種集體農莊鄰近存在，這些集體農莊底收成和客觀條件雖然也與上述的集體農莊一樣，可是，這些集體農莊却衰弱而瓦解着。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第一種集體農莊是由真正的共產黨員領導的，而第二種集體農莊則是由空腦殼所領導的，這些空腦殼固然在口袋裏帶着有黨證，可是終究是空腦殼。

試問，這裏與農民有甚麼相干呢？

因為沒有充分估計到共產黨員底作用與責任，結果人們往往不到應該在那裏去找的地方去找

我們農村工作缺點底原因，而缺點便因此而未消滅。

不要在農民中間去找那個阻礙採辦糧食工作的原因，而是要在我們自己中間，要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間來尋找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支配着國家底手段，我們負有領導集體農莊的責任，我們應當把農村工作底全部責任擔任起來。

這就是曾經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幾個原因。

有人會以為我剛才所描寫出來的情形，真是太壞了，會以為我們的農村工作僅僅只有缺點，可是這自然是不對的。在事實上，我們的農村工作，除有這些缺點而外，還有許多極嚴重的極重要的成績。但是，我在自己的演說底開始時就已經說過，我並不算來敘述我們的成績，我只來講一講我們的農村底工作缺點。

可不可以糾正這些缺點呢？是的，是絕對可以的。我們能不能在最近將來糾正這些缺點呢？是的，是絕對能糾正的。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

我以為，耕種機器站底和蘇維埃農莊底政治部，便是這樣的一種決斷一切的手段，利用着這種手段，就可以在最短時間裏消滅這些缺點。

（斯大林：「論農村中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2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是為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而鬥爭的最重要的槓桿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用一方面展開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羣衆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方法，來補充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經濟的技術的工作，以解決提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前面的那些任務：提高耕地的收成，好好的照料牲畜，及時的組織秋耕春耕，及時的組織收割和打穀，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及時的和完全的執行他們對國家的一切責任。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保證在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本身內以及耕種機站所服務的集體農場內一切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黨的監督。保證在播種時種子的質量，預防種子的浪費，監視正確的執行打穀，與在打穀中的浪費作鬥爭，與贖工的現象作鬥爭，保證留心的照管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的活的和死的耕具，從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趕走一切危害的反蘇維埃的和反集體農場的份子，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挑選經過考查的好的幹部，——所有這些以及似此一類

的問題都應當是政治部注意的中心。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保證監督和注意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工作人員的配置和使用，在這裏要記得：公共的集體農場的和蘇維埃農場的財產之保管，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之成功，是依賴於誰來管播種機，誰來管收割機，誰來在畜牧的蘇維埃農場部門工作，誰來管統計五穀及一切集體農場的和蘇維埃農場的財產。

耕種機站政治部第一個當前的任務，就是保證無條件的及時的由集體農場和集體農場工作者對國家執行自己的責任，特別是與貪污集體農場財產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與對黨和政府有集體農場的糧食收集和肉類收集的辦法的怠工現象作鬥爭。

蘇維埃農場政治部第一個當前的任務，就是保證無條件的及時的由蘇維埃農場對國家執行自己的責任，特別是與那些個別的指導人及其助理人企圖把蘇維埃農場自己狹隘的利益與國家整個利益相對立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與那些隱藏剩餘的生產品不交給國家的表現作堅決的鬥爭。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保證堅持的、正確的、及時的採用蘇維埃政府關於行政處分及處罰的法令，以對待貪污公共財產的組織者，對待那些對黨和政府有在農業中的辦法的怠工

者。

關於這些處罰的方法，以及包括由上述這些犯罪的法庭判決書，政治部應當傳達給廣大集體農場的羣衆及蘇維埃農場的工作人員，環繞和根據這一類事實在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人中開展廣大的羣衆的解釋工作和教育工作。

所有這些任務的實現，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經過在蘇維埃農場內、耕種機站內以及它所服務的集體農場內的黨員和青年團員中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經過在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工人中的羣衆政治工作的提出的方法，經過正確的挑選和配置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黨的和青年團的力量、以及非黨的忠實於集體農場事業的積極份子的方法，經過日常的研究集體農場的幹部，並提拔最先進的無條件的忠實的積極份子——集體農場的工作者到負責的有決定的生產地位中來。

揭露在集體農場內這些或那些會計員和經濟員的危害工作的事實，揭露在蘇維埃農場內資產階級的傾向，揭破在集體農場內這些或那些管理員隊伍中的貪污的組織者和富農所收買者，進行堅決的鬥爭來反對貪污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財產，反對盜竊，反對懶漢，反對那些對集體農

場和蘇維埃農場活的死的耕具的忽視的態度和不誠實的態度，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具體事實上，來組織廣大的集體農民羣衆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作人員，爲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而鬥爭，爲公共的集體農場的蘇維埃農場的財產的保管和不可侵犯而鬥爭，爲及時的完全的由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對國家執行一切自己的責任而鬥爭。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預防，並進行鬥爭來反對破壞和曲解黨和政府的決議，反對光光採用壓制和行政的方法，要記得：只有在盡力的改善和鞏固組織的經濟的領導的條件下，才能解決上述的任務，採用無階級專政的一切槓桿來反對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的富農及其代言人，在集體農人中發展廣泛的政治教育工作。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在任何條件之下不應當在自己的工作中去代替站長和場長，要記得：站和場的經濟領導是由單一首長制的站長和場長來實現，要記得：政治部應當用自己的羣衆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來幫助解決放在站長和場長前面的任務。

政治部及其主任在目前第一個任務，就是團結在耕種機站內部的和耕種機站所服務的集體農

場內的同樣以及蘇維埃農場和各部門中黨的青年團的積極份子，不要只顧積極份子的數量，而主要的要注意他們的質量，他們對黨的忠實以及善於引導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作人員跟自己走。

與第一個任務不可分地聯系着的，第二個任務應解決的，就是團結非黨的積極份子在黨的青年團的支部的周圍，絕不是與非黨的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人隔離開來，而是相反的，要與他們建立友愛的聯系和關係，並且要達到使得一切集體農場無例外的根據他們自己的領導，都成爲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

政治部及其所領導的黨員和青年團員在鄉村應當儘一切方法吸收好的非黨的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人，讓他們參加支部的公開會議，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建設的具體問題上從政治上教育他們，因此並造成在每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黨員青年團員以及非黨的集體農民和工人的團結的核心，以便與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的危害份子，反公有的份子和反集體農場的份子鬥爭。

黨員和青年團員不應當懼怕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部爲孤立和驅逐反公有的份子和反集

體農場和份子而鬥爭，以爲這種鬥爭會破壞集體農場或蘇維埃農場內的統一。這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任何的統一。我們所需要的這種統一，是在集體農場或蘇維埃農場內保證爲非黨積極份子所擁護的布爾塞維克的核心的領導和主腦。不進行嚴重的鬥爭來驅逐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中反公有的份子和反集體農場的份子，這樣一種統一是不可能達到的。因此，黨的青年團的布爾塞維克的核心，爲創立集體農場內非黨的積極份子和驅逐反公有的份子的鬥爭，來爭取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的大多數，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

區的和村的共產黨員應當估計到：我們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是年青的還沒有鞏固的經濟組織，在它們的組織的建設上正處在這樣的一個時期，如同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我們的工廠和製造廠所處的時期一樣，在當時我們的工廠製造廠也還是沒有鞏固的。在約莫三年內我們善於創立了二十萬個以上的集體農場和五千個蘇維埃農場，即是說創立了完全是新的企業，這種新的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有如工廠和製造廠對工業的意義一樣。

歷史上沒有過另外這樣一個國家，能在三年內創立不僅是二十五萬萬個即使就是二萬五千個新的大的武裝以新的技術的企業。只有蘇聯，只有我們蘇維埃的國家能夠實現這種創造工作的奇

驗。如果因為這樣，就要求在農業範圍內所有這些爲數衆多的、在文化和技術落後的鄉村中創立起來的大的新的企業，在一年內立即就都成爲模範的和高度收入的企業，這是笑話的。明顯的，需要時間，需要不倦的、耐心的、細心的工作，組織上鞏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從裏面驅逐危害的份子，謹慎的挑選和培養新的經過考察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真正的成爲模範的。無條件的他們將變成模範的，如同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我們許多沒有建設的和組織薄弱的工廠和製造廠變成了模範的一樣。

至於說到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的危害工作和怠工的現象，那末，在組織對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新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專業上，最後結果所起的那種作用，如同在工業方面的危害工作和「礦山案件」所起的那種謝天謝地的作用一樣。「礦山案件」成爲了在加強共產黨員的革命警覺性和組織工業中紅色專門家的事業的轉變點。在今年某些集體農場和某些蘇維埃農場內所表現的危害工作和怠工的現象將成爲在發展鄉村的和區的共產黨員的革命警覺性和挑選集體農場和蘇維埃的新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的轉變點，這也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愈是迅速的變成農村中廣泛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中心，那末上述

這些事情也就進行得愈快。

因此，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保證把現時鄉村中優越的經濟技術的中心——耕種機器站和蘇維埃農場，變成爲不僅是經濟技術的而且也是政治和組織領導以及對廣大集體農民影響的中心。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底一切羣衆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工作、宣傳教育工作應當是爲着最後的麻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階級敵人的影響，達到克服昨天是個體的私有者今天是集體的農民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殘餘和私有觀念的傾向。

蘇維埃農場和耕種機站政治部，經過發展黨的組織工作和列寧主義的教育黨員青年團員的方法，經過在非黨的集體農民中提出廣泛的鑒衆宣傳工作，宣傳黨和政府技術的重新裝備方面，在提高農業方面、在國家工業化方面、在提高國防力方面、在改善工人、紅軍、集體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方面的許多辦法，應當把耕種機站內以及耕種機站所服務的集體農場內的一切日常工作與社會主義建設總的任務相聯結起來。

把黨和政府爲公共的集體農場的蘇維埃農場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鬥爭的辦法作廣泛的通俗

的解釋，應當成爲在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工人中一切政治解釋工作的最重要的中心。必須向黨員青年團員廣大的集體農民羣衆和蘇維埃農場工人們解釋，這些辦法是要反對懶漢、強盜、偷竊，這些人是階級敵人的走狗，是工人和集體農民的敵人。

政治部應當注意到，要保證在集體農民中堅強的政治影響，並把這種影響與反蘇維埃份子的陰謀相對立，只有在集體農場黨的組織青年團的組織思想上的團結、政治上的鍛鍊以及廣大集體農民中的威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的。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應當從黨的青年團的組織內揭發和驅逐機會主義的份子和階級敵人的走狗，他們在黨證和團證的掩蓋之下混入組織並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

政治部應當展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教育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黨員和團員，有系統的清洗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內黨的組織和青年團的組織，把那些不堅定的、投機的、腐化的、與階級敵人混在一起的人清洗出去，進行堅決的鬥爭反對黨和團的組織固步自封的企圖，思想上團結組織，來爲政治的布爾塞維克的影响和領導廣大的非黨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工人羣衆而鬥爭。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最重要的當前頭等的任務就是從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支部的真正積極份子中，在政治部的週圍團結堅強的核心，並在這些支部的周圍，從忠實的在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經過考查的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的工人中，創立非黨的積極份子。中央再一次強調指出，在這個工作中不要急於只顧數量，而是：不大的但是政治上有鍛鍊的、經過鬥爭的、堅強團結的核心，經常善於引導集體農民和蘇維埃農場工人的整個羣衆跟自己走。在集體農場支部和非黨的集體農民中展開教育的和解釋的工作，政治部首先應當保證積極份子的政治發展。

政治部應當保證黨和團的組織健全的發展，吸收在反對富農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經過考驗的、真正先進的和積極的集體農民加入黨和團。政治部在這裏應當從下列的觀點出發：就是黨的和青年團的組織要在鄉村中執行自己的布爾塞維克核心的作用，並引導集體農民羣衆跟自己走，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可能；就是他們即使是從不大的數量組成的，但無條件的對布爾塞維克黨的事業是忠實的，在思想上是團結的，在反對階級敵人鬥爭中是鍛鍊了的。

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的政治部執行這些任務，不應當代替地方的黨的委員會，而要與他們完全聯合的進行自己的工作。同時，區的黨的委員會應當把握耕種機站和蘇維埃農場政治部

的建立，絕沒有解除黨所放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和責任。

（一九三三年，聯共中央的決議）

3 我們最近的任務——把一切集體農民變為富裕的農民

社會主義是好事。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是好事，這是無容爭論的。但所有這些都是將來之事。現在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我們在將來要達到什麼。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在現時已經達到了什麼。農民已經走上集體農場的道路。這很好。但農民在這條道路上得到了什麼東西呢？我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得到了那些可以感覺得到的東西呢？

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幫助了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千百萬貧農羣衆既加入集體農莊並在集體農莊裏面使用優良土地和優良生產工具，於是就昇到了中農地位。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從前挨餓過活的千百萬貧農羣衆，現在在集體農莊裏面已經成了中農，已經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們。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破壞了農民分化為貧農富農的過程，擊潰了富農，幫助了貧農成爲集體農莊內部自己勞動底主人翁，成爲中農。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未擴展以前，事情是怎麼樣的呢？富農會日益豪富，向上發展。

貧農會日益貧窮而破產，受富農底束縛。中農會想攀登上去充當富農，可是每一次都滾滑下來，填補貧農底隊伍，使富農心悅意樂。從這一切紊亂情形中佔到便宜的只是富農，或許還有某幾個富裕的農民，這是不難推測的。過去在農村中，每一百家農戶中間可以看到四五家富農的農戶，八家或十家富裕農民的農戶，四十五家或五十家中農的農戶，三十四家貧農的農戶。這樣看來，全體農戶中間，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是貧農，這些貧農會不得不担負富農束縛底羈絆。我已經不去說中農內部經濟力量軟弱的階層了；這些階層佔中農半數以上，按其地位，和貧農很少區別而且直接依賴於富農。

我們擴展了集體農莊建設以後，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消滅了這種紊亂的情形和不公平的事，打破了富農的束縛，把這一切貧農羣衆吸收到了集體農莊裏來，在集體農莊裏面給了他們以有保障的生活，把他們提高到了中農的地位，這些中農能够使用集體農莊的土地，享受集體農莊所得的優待權，應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

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二千萬以上的農民，二千萬以上的貧農，已經擺脫了貧困和破產底情況，已經擺脫了富農的束縛，已經變成了——由於集體農莊之故——生活有保障的人

們。

這是很大的成績，同志們。這樣的成績，世界上還沒有見過，世界上無論那個國家都還沒有達到過。

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建設中切實的可以感覺到的結果，這就是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

但這只是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我們的第一個成績。

如果以為我們應該只以第一個步驟，第一個成績為滿足，那是不正確的。不，同志們，我們不能夠以這個成績為滿足。要繼續推進和完全鞏固集體農莊。我們應當實行第二個步驟，我們就應當達到新的成績。這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這就是：把集體農莊莊員，——把過去的貧農以及過去的中農都提得更高些。這就是：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富裕的集體農莊莊員。是的，同志們，要使他們成為富裕的集體農莊莊員。（不斷的鼓掌）

我們做到了這一步，即由集體農莊之故，已把貧農提高到了中農地位。這很好。但這還不夠。我們現在應當做到這一點，即更進一步，去幫助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幫助過去的貧農以及

過去的中農身到富裕農民地位。這一點是可以做到的，這一點是無論如何應當做到的。（不斷的鼓掌）我們現在有一切條件來達到我們這個目的。我們的機器和拖拉機使用得不好，我們的土地耕種也不好。只要改善一下機器和拖拉機底使用，只要改善一下土地底耕種，——我們會做到使我們的農產品增加一兩倍。而這一點已完全足以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成爲集體農莊田地上的富裕的勞動者。

從前，富裕農民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要做富裕農民，就須欺侮自己的鄰人，就須剝削他們，賣東西給他們時賣貴些，向他們買東西時買便宜些，僱傭一些雇農，厲害地剝削他們，積聚一些資本，經濟力量一鞏固後，就變爲富農了。這種情形就可以解釋，爲什麼在過去，在個體經濟制度之下，富裕的農民會引起貧農及中農底不信任和仇恨心。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現在的條件也不同了。現在要做富裕的集體農莊莊員，並不須要欺侮或剝削自己的鄰人。而且現在要剝削什麼人也並不容易，因爲，土地私有制和租地制在我們這裏已不存在，機器和拖拉機是屬於國家的，而擁有資本的人們，現時在集體農莊裏面並不時髦。這樣一種時髦從前是有過的，但現在已經永遠過去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爲要變成富裕的，只須做下列幾件事情就够了：在集體農莊裏

面誠懇地工作，正確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地耕種土地，正確地利用耕畜，愛惜集體農莊的財產。

人們有時這樣說道：既然有社會主義，何必還要勞動呢？過去勞動，現在又勞動，——難道沒有到停止勞動的時候麼？這樣的說法根本是錯誤的，同志們。這是懶惰漢底哲學，而不是忠誠勞動者底哲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勞動。正是相反，社會主義是建築在勞動上面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我們的偉大教師列寧曾經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列寧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反對什麼人的？反對剝削者，反對自己不勞動而強迫人家勞動並剝削他人以自富的那些人們。還反對什麼人呢？反對自己好吃懶做而想依賴他人過活的那些人們。社會主義並不須要好吃懶做的行動，而是須要一切人們誠懇地勞動，並不是為別人而勞動，並不是為富豪及剝削者而勞動，而是為自己、為社會而勞動。假使我們將誠懇地勞動，為自己、為自己的集體農莊而勞動，——那末，我們就會做到在什麼兩三年以內，把全體的集體農莊莊員，把過去的貧農及過去的中農都變成富裕的農民，享受大批生產產品及過着完全文明的生活

這便是我們最近的任務。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做到。（不斷的鼓

學)

(「斯大林言論選集」，八六一—九一頁)

4 斯大林論鞏固勞動組合及其變為公社的條件

我們再舉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現在大家都承認：在現時條件之下，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運動唯一正確的形式。這是完全明瞭的：(一)勞動組合正確地把集體農莊莊員個人的、生活上的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配合起來；(二)勞動組合很恰當地使個人的、生活上的利益，適應於公共的利益，這樣就易於用集體主義底精神，來教育昨日的個體農民。

在勞動組合中只有生產資料底公共化，而公社便與勞動組合不同了，在公社中，在不久以前，不僅是生產資料，而且連每個社員底生活，都被公共化了；就是說，公社社員是與勞動組合底組員不同的，公社社員不會能由個人管有家禽、小牲畜、母牛、穀米、屋旁園地。這就是說：在公社中，社員個人的、生活上的利益，會經少顧計劃，會經少與公共利益配合起來，却反而爲了小資產階級均等主義的原故而多被公共利益所蒙蔽了。很明顯的，這是公社最弱的地方。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公社沒有廣大的傳佈，而只能隨着不多幾個到幾十個。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

公社爲要保持自己的生存，使自己不致於瓦解，會不得不放棄生活底公共化，開始按勞動日來工作，開始發穀米回家，允許各人喂養家禽、小牲畜、母牛等等。由此可見：公社實際上是已轉到勞動組合底地位。而這並沒有什麼壞處，因爲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底健全發展，要求這麼辦。

這當然不是說，公社這個東西根本就不需要的，公社再不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了。不是的，公社是需要的，牠當然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但這並不是現在的公社，現在的公社是在不發展的技術基礎上，是在農產物不充分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並且牠自己也轉到了勞動組合底地位；而是將來的公社，將來的公社將在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將在農產物豐餘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現在的農業公社是在不很發展的技術基礎上，是在農產物不充分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正是因爲這點，所以現在的公社，實行了均等制，少顧計到公社社員個人的、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牠現在不得不轉到勞動組合底地位，在勞動組合中，集體農民個人的與公共的利益很合理地配合着。將來的公社將由發展了的和豐裕的勞動組合中發育起來。將來的農業公社之產生，將在那個時候，那時，在勞動組合底田地上和農場中，將有豐餘的穀米、牲畜、家禽、蔬菜以及其他物品，那時在勞動組合中將開設機械化的洗衣房，現代式的廚房和食堂，麵包廠等等，那時集

體農莊莊員看到：他由農場領取肉類和牛奶，比自己喂養母牛和小牲畜，更有利些，那時集體農莊女莊員將看到：她在飯堂裏吃飯，由麵包廠裏領麵包，由公共的洗衣房裏取洗乾淨的被服，比自己幹這些事情，更有利些，將來的公社，將在更發展的技術基礎上，在更發展的勞動組合基礎上，在農產物豐餘的基礎上產生出來。這究竟什麼時候會有呢？當然，不是很快的。但是這一定會有的。如果用人工勉强的方法來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的公社這個過程，那就等於犯罪。這就是攪亂一切步驟，這就是便利我們的仇敵。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的公社的過程，應是逐漸進行的，應是按照一切集體農莊莊員將來相信這種轉變之必要的程度而進行的。

關於勞動組合與公社的問題的情形，就是這樣。

事情本來是清楚的而且差不多是很淺顯的。

然而在一部份黨員中，對於這個問題，却有很大的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把勞動組合當作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那末，黨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就由公社、由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退回到低級的形式。試問爲什麼這樣呢？他們便說：是因爲在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爲在那裏，在勞動組合裏，在各組員們底需要上和個人生活上保存着差別，而在公社中却有平等。因

爲在公社裏，各社員們底需要和生活狀況都是均等的。但是第一，在需要方面和個人生活方面實行均衡，實行均等制的那種公社，在我們這裏已經不復存在了。實際情形證明了：如果公社沒有放棄均等制。沒有在事實上轉到勞動組合底地位，那牠們一定是陷於滅亡了。因此，用不着援引世界上已不存在的東西。第二，無論那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方面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均等制乃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荒謬思想，她適合於原始時代禁慾主義的教派，但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而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不能要求一切人的需要和口味都是一樣，一切人在自己個人生活上都按照一個模型來過活。第三，難道在工人們中間，在各人的需要上以及各人的個人生活上，不是保存着差別麼？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要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顯然以爲：社會主義要求社會各份子底需要和個人生活之均等、均衡、劃一。不用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平等，並不是各人需要和生活上的均等，而是階級底消滅，這就是說：（一）在資本家被推翻和被剝奪以後，一切勞動者都擺脫剝削而得到平等的解放；（二）在生產資料轉交社會而變爲全社會的公

廢以後，生產資料上的一切私產都加以平等的廢除；（三）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責任去按照自己的能力而勞動，一切勞動者都有平等的權利去按照自己的勞動而領取勞動的報酬（社會主義的社會）；（四）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責任去按照自己的能力而勞動，一切勞動者都有平等的權利去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領取勞動的報酬（共產主義的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在於：人們的口味和需要，無論在數量上或在質量上，無論在社會主義底時期或在共產主義底時期，都不是而且不能是一樣的和平等的。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於平等的瞭解。

任何其他的不平等，馬克思主義都沒有承認過而且也不承認。

從這裏做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要求社會內各份子底需要方面的均等、均衡、劃一，要求他們的口味和個人生活底劃一，說按照馬克思主義，所有的人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餐，並且穿的和吃的也一樣多，——這就等於脫誕，這就等於誣蔑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均等制底仇敵，瞭解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到了。還在「共產主義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痛斥原始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把牠叫做反動的社會主義，因為牠宣傳「普遍的

禁慾主義和蠢笨的均等主義」。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一書中，曾寫了整整一章，來嚴厲批評杜林所提出來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相對敵的那種「急進派底均等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曾經說：

「無產階級的要求平等底實在內容，在於要求消滅階級。超過這一點的任何對於平等的要求，必然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說了同樣的話：

「恩格斯曾經說得千真萬確，他說，平等底觀念，如果除掉消滅階級這一點，便是一種極愚蠢的和荒唐無稽的成見。資產階級的大學教授們，因平等底觀念，曾經企圖誣蔑我們，說我們要將一個人弄得與別個人一個樣。他們自己想像出來了這樣的荒謬意見，却來責備社會主義者，說社會主義者主張這種意見。但是他們因為自己的愚昧無知，所以他們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如果不把平等瞭解為階級底消滅，那末，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求消滅階級，在這一點上我們主張平等。但是以為我們將使一切都彼此一樣，這是一句最空洞的說話，這是智識份子底

愚蠢的設想」。〈列寧底演說，演說題目是「關於用自由平等的口號來對民眾的欺騙」〉問題似乎已經明白了罷。

資產階級的作家，樂於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寫成舊日的沙皇時代的警房。在那裏，一切都是服從於均等底「原則」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底這種愚昧觀念和愚鈍思想負責的。

毫無疑義的，個別共產黨員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問題上的這種糊塗觀念以及傾心於農業公社底均等傾向的心理，是與我們的「左的」糊塗蟲底觀點一模一樣的，這些糊塗蟲把農業公社理想化，有一個時候，居然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他們會企圖把公社甚至引用到工廠中來，在那裏，熟練和不熟練的工人，各人按自己的職業做工，會不得不把自己的工資交了出來混在一起，然後把工資均等分開。大家都知道：「左的」糊塗蟲底這種均等主義的嘗試，會使我們的工業受到怎樣的害處。

由此你們可以看到：已經被擊破的反黨派別底思想殘餘，還具有不少的生氣。

當然，如果這些「左的」觀點在黨內得到了勝利，黨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的黨，而集體農

莊運動，也會完全解體了。

（「斯大林言論選集」，一七五——一八一頁）

或者，我們舉「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這一個口號的問題來說。這個口號不僅涉及集體農莊莊員。牠還是涉及工人，因爲我們要使一切工人成爲生活豐裕的人，——成爲一種過豐裕生活和過完全文化生活的人。

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能做到使人們在我們這裏過豐裕的生活，那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本主義並在好幾年內建設社會主義，還有什麼意思呢。社會主義並不是窮困與貧乏，而是窮困與貧乏底消滅，是爲社會內全體人組織豐裕的和文化的的生活。

然而這個清楚的，在實質上是淺顯的口號，却使一部份黨員發生了許多驚異心理，糊塗觀念和亂雜意見。他們說，這個口號豈不是回復到舊的、會被黨所否決的那個「發財吧」的口號嗎？他們繼續說道：如果大家都成爲生活豐裕的人，如果窮人將不存在，那末，我們，布爾塞維克在自己的工作中將依靠什麼人，我們沒有窮人將怎樣工作呢？

也許這是可笑的事情，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這種孩子氣的和反列寧主義的觀點底存在，却是

一個無疑的事實，不顧計到這個事實是不可以的。

這些人顯然不瞭解：在「發財吧」這個口號與「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這個口號之間，有一條鴻溝。第一，能够發財的只是個別的人個別集團，而關於豐裕生活的口號，所涉及的，不是個別的人或個別團體，而是一切集體農莊莊員。第二，個別的人或集團發財，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服從自己並剝削他們，而關於一切集體農莊莊員在生產資料公共化的條件之下過豐裕生活的口號，却排除着任何的人剝削人的可能。第三，「發財吧」這個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開始階段底時期提出來的，那時資本主義會局部地恢復起來，那時富農有力量，個體農民的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集體農莊却還在萌芽的狀態中，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豐裕的人」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最後階段提出來的，此時資本主義在工業中的成份已經消滅，鄉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後面去，而集體農莊已變成農業中佔統治地位的形式。更不用說：「使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豐裕的人」的口號，並不是單獨提出的，而是在與「使集體農莊成爲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莊」這個口號密切聯繫着的情形下提出的。

「發財吧」這個口號在實質上會等於一種關於恢復資本主義的號召，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

成爲生活富裕的人」這個口號却等於另一種號召——用加強集體農莊經濟力量這種辦法，用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變爲生活富裕的勞動者這種辦法，來徹底打破資本主義底最後殘餘，這還不明顯麼？（喊聲：對呀！）

在這兩個口號中間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這還不明顯麼？（喊聲：對呀！）

至於說如果沒有了窮人，就無論布爾塞維克的工作也罷，無論社會主義也罷，都是不可能的，那末，這是一種傻話，關於這種傻話，甚至還不方便提到哩。當資本主義份子和有被資本主義份子所剝削的窮人的時候，列寧主義者是依靠窮人的。但是，當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擊破，而窮人已由剝削中解放出來的時候，貧窮與窮人存在的前提便已經消滅，在這個時候，列寧主義者底任務，決不在於鞏固和保存貧窮和窮人，而是在於消滅貧窮並把窮人提到富裕的生活。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能够在窮困與貧乏底基礎上，在縮減人們底個人需要這種基礎上，在把人們底生活水平降低到窮人底生活水平這種基礎上——而窮人本身並不願再居於窮人的地位並努力上進走向富裕的生活——，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能够在這種基礎上建設成功，那就是愚蠢了。這種社會主義，——恕我說社會主義這四個字——，誰人需要呢？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曲解。

35-2
242006

P

11